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增4  
752  
15





門  
曾  
話  
752  
卷  
15

續  
氏  
二  
春  
傳  
奉  
秋  
博  
左  
議



續氏二

春秋傳

博秋

議左



二奉  
光緒癸卯仲夏  
通文書局石印  
齋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上

辟司徒之妻成二年

人倫之序天秩之矣顧天者生夫人之心者也非寡廉安排實一成之例於前可弗以心酌之而但循其軌迹者也人各以其心而疑天天生夫人之心而顯其序則緩急先後輕重取舍之節亦求其心之安者而理得矣辟司徒之妻於齊侯之奔北先問君之免而後及其父齊侯以為有禮予之石室齊侯之褒而封之豈以崇禮哉其國人使急於而衝上之術耳若夫辟司徒之妻則亦烏足與言禮乎人各異其心則吾惡知辟司徒妻之心非果先君而後親和心固有其理則吾知辟司徒妻之心非果先君而後親矣夫彼特一女子爾杜稷之存亡君身之安危非其事也博觀倉海之情奚從而生聞閨之習知毛裏之與屬生死之際不待徘徊而憤盈以發者亦其父焉耳事所不至心不生焉心所不至理不凝焉理所不凝天不於此而顯其節文也匪心胡天匪天胡禮緩其所急而先其所後輕重因物而天叙矣矣故懸一成一之例於此曰父重於君不得也抑懸一成一之例於此曰君重於父亦不得也推而夫婦昆弟朋友懸一成一之例於此曰孰輕而孰重孰取而孰舍俱不得也執徐庶之情以繩溫嶠於是臨身逆廷者得緣孝以自解據周公之義以予王導於是殘親避禍者得貸忠以自文反求之心而條理不昧天之敘之也為當時之人敘之也而非統古今常變而一概敘之其亦明矣乃心固隱而不易知則奚以辨其順逆乎辟司徒之妻無君事者也徐庶之所適曹操猶漢相而非若嶠之往且陷於劉石也王導以百口故而忍其兄敦之敗勢已見不擊乎導之從違導非若周公之擊乎社稷也故心循理而著理麗事而章從百世之下推古人之心為真為偽為順為逆亦詎無不可掩之迹乎心各生於當人之天而著於共聞共見之迹斯同然矣唯其為同然也故曰天敘之也

賓媚人折卻克成二年

窮小人之惡而為鉤距搯發之術斯君子之過已小人之惡逼之則不昌夫豈可弗先採而密折之哉乃固有不得探而折者徒以鉤距搯發而自流於術是君子且與小人分過也晉自趙盾以來不在諸侯齊頃公乘而欲收之卻克為政弗能致問而親執幣其廷徒以房帷之笑為罪而加之兵取必君公幸帥諸侯爭一旦之忿忘大校小重兵

王居山壁之命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上



探入以殘人之國其惡亦既昌矣賓媚人以獻磨至克因其服而禮下之其猶桑榆之收與即其不然數其侵鄰之罪責以慢奴之僇彼猶無以致其反詰也而克固不能隱忍伏於中而善自不能為之蓋覆念淳溢於嗔而氣固不能為之和平於是乎猖狂而率為之詞曰以蕭同叔子為質而盡東其敵曾是禽啼蛙鳴之不忍出諸口者克乃大號於旗鼓之下而無斬豈克之智計弗能審其不可與必不得哉甘以不道之言為天下笑固無善者之不能飾而固有惡者之不能掩未有或爽者矣故君子端坐以臨小人之稔惡未著者勿容鈞也已著者勿容擗也途窮日暮倒行而逆施之情目見如鳥之入羅而非羅之加鳥則君子亦行其無事者而已矣夫賓媚人者豈其能為君子者哉而克狂諱之詞一入其耳則義聲直詞旋旋折如決水以滌腐滌而無所沮待魯衛不得不懼克不從非媚人之能行所無事以待克之窮也天理之在人心如明鏡之懸而象至自覩苟非矇眛未有受欺而迷者矣媚人且折之而有餘則為君子者循夫流行昭著之天理未之治而小人受治亦奚以術為此之謂行其所無事而智自大也固人心之不容掩者也

荀瑩對楚子成公三年

語有之曰識生膽其諸捍闔無忌者之術非君子之言也君子之勇以志為主氣為輔不資識也君子之識以擇義而知進退剛柔之節不以劫持事勢而張其膽以無憚也敢於為義之為勇敢於不畏人之為妄知其可以倖免於害因以示不畏之為詐詐者亦常為人之所不敢言言人之所不敢言矣而非其固勝之也當其既福之情形隱而不能以意決蓋嘗屏息伏躬規管德實求免而唯恐其不得矣逮乎事介於成吉凶得失有一定之勢而不慮其復敗則雖萬乘之尊三軍之眾威若不測而機發輒運勢無中止乃以謝去其容頭過身之計資浮鼓之氣掉臂張唇若將轆王侯而嬰白刃怯者乃驚而服之曰此膽之過人者也愚者乃推而贊之曰此識之兼人者也抑為原本其所繇而稱之曰惟其識之定是以膽之堅也嗚呼儀秦軫行之流屢用此術以欺世搗摩已熟而恣睢於一旦君子甚惡其亂天下而屑以此為膽識勸哉荀瑩之拘於楚謀因鄭之賈人束手繫足於楮中以逃稍有丈夫之氣者所恥為也使管楚不講而賈人謀行其以辱社稷也奚若賈人曰不可以厚誣君子則亦知賤之矣及楚遂之歸

楚子曰何以報我則曰帥偏師以修封疆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何其秉義張國不憚楚之見留而毅然以自居於勝也夫豈豈有異人而抑豈異其心哉智者知其不可歸則可以徑實而恥非所恤也今者知其必歸則言人之所不敢言而何忌也公子穀臣先王之愛子也襄老之尸側嬰齊所欲得以塞黑要之口而便滅其室者也兩大國買一言之信垂成十九必不以營之片唾而遽毀之凡此者當知之審矣揚眉抵掌壯夫之邑歸夸於廷以文具見獲之辱復奚息乎是以謂之膽誠膽也介禍福之間而觸強楚者之所弗能也謂之識誠識也觸強楚之忌而卒獲其重禮以歸暗者之所弗信也以謂膽生於識誠因識而生膽也知楚之必不我留可以勿庸楮中之面目而頽顏戰戰以談也唯然而營之祇為捍闔無忌之雄重為君子之所賤惡不得辭矣以今之壯視昔之慙以今之危言以明禮以視昔之棄禮以求生疾改於轉盼而莫能自主無他點慧之所及則枵張不顧點慧之所屈則沮喪無餘舍其識亡其膽而宵人之技窮矣夫勇者不懼非謂其侈於言也知者不惑非謂其察於既福也君子之所養非宵人之所可竊久矣欲自勉以君子者若叔孫昭子之於晉其庶幾乎

伯宗辟重成公五年

望其風旨而知其所趨風旨者習以生心不期而不掩者也習於繁者欲簡之而不能自己習於輕者無所往而見重焉故若子桑原壤莊周列禦寇之流盱目揚眉之際而徑脫蕭散之意乍迎人以相感不待言說之長也夫人無所得於天則之傲但循法制之當然以遊於委曲繁重之數莫能自軼亦未嘗不自因也一旦而徑脫蕭散者以其爽利之風旨相迎於盱目揚眉之間意為之移而樂聞其論說固其所也自非研幾特立之君子孰能相觀而不改吾之素哉伯宗之知重人傾蓋而與之言禮知之以一言而已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乍釋其拘牽而引之以便利豈徒言哉盱目揚眉之際固有與輕安簡徑之說相符而出者矣伯宗斂衿而請舉國家之大故入告以定命者聽之役夫而不嫌吾以知其迎而感者深也雖然彼重人者則亦烏足與言禮哉傳車之必辟也非徒以競行道之速也君命之所臨卿大夫之所乘國有大事而恪共震動以警於眾此無他皆天則之生於人心而不自已者也彼重人之言速而已矣無待而已矣事速集而無待彼固曰此禮意也其他之委曲繁重者拂人之情而故迂乎道



者也夫苟無以待速成之為愈乎則將艾廉隅等威滅聲靈而相馳於徑先王之為度數曲章者不已嗚呼此固非彼重人者之得知矣乃重人之弗知非不諳其文也山崩之禮伯宗之所不諳者彼諳之矣諳之而不諭其其微則抑以降服乘纓微樂出次祝幣史詞為芻狗糟粕聊以謝天人之已迹而固無餘蘊故其言曰如此而已是其徑脫蕭散之溢於眉目者始終一致也諳其文祇增其狎漁獵淺涉恣睢而作曰彼所云吾既已知之矣要不知如捷於集事而無待者之化天下於速也其志蕩其氣驕其言不迫而無餘君子固望而知其不足與言禮伯宗乍遇而意折傾蓋而信從之則其心困而易遷也亦可知已然則仲尼奚問乎老聃曰聖人貞觀乎造化物而物莫能化之未至乎聖人者惡能保其不自失哉

樂武子還師成公六年

是非厚薄粗精美惡之辨擇之至極而無以易之也然後可曰善矣然則兩端尚立惡得有均善者乎樂武子曰善均從眾宜若不知善者焉夫武子斯言則必有所聞矣弗許武子之知善可也弗許武子之所聞者為知善是殆悞於言善者與夫人之於善不必其皆生於心也善之即生於心不必其心之皆與善為無際者也故取善者必欲盡其善之生於心而後從之則其得於善者僅矣抑欲得心之與善為無際者而後從之則其得於善者亦僅矣善之生於人心不必其心之與理無際而亦生者天動之也善不必生於心而有時見於人之彀獲者天顯之也夫既皆天矣天不與有姓同憂故善有時而成乎不善天無往而非理之自出故不善有時而可以善是故唯其匪善者為不足取耳善有時而可以不善弗妨其善也其已善矣固善也不善有時而可善勿疑其不善也方其善矣則善也故君子見善之廣大而知天之富有見善之變遷而知天之日新終日所用而皆天也天富有而我不得隘日新而我不得滯進退勇怯皆善之裔流也裔流者皆全體之所分注也色貨勇皆善之糟粕也糟粕者皆精醇之所決入也美而必善必不善矣而兩端立而不均善哉是故吾知武子之言必有聞於知善者之言也奚徒其知善與始乎其知天矣乃若曰善均從眾者尤天之至動至顯者也抱壻而灌者及畝而止桔槔而灌者及頃而止油雲甘雨之所灌千里而同矣抱壻桔槔者非時也甘雨之被時也均為善而不足以眾亦莫非天之動而匪其淳澁澁者

之時則天之富有而非其日新者也昔雨降良苗齊可以觀日新之妙善而眾其似之矣  
晉殺趙同趙括成公八年

古之為史者莫不有贊善懲惡之情隨小大而立之鑑故足以動人心而垂之久若左氏史遷班固之書記載之隙纖曲根鄙之無遺皆此意也宋瑒之弑華督援馮之篡也而記之以目送孔父之妻魯閔之弑慶父報叔牙之戮也而記之以公傳奪卜疇之田同括之殺趙盾弑君專國而眾疾之也而記之以趙嬰之逐陽州之孫魯公弗弟季氏之積僭也而記之以闢難之介舍其大釁而取其小舍其既源而取其委左氏之不審於取舍也若是美以垂之久而君子猶尸祝以為經翼哉夫彼固有取爾矣千金之堤竭怒水斃之而不決決之者蠹穴也積薪如邱沃以傾膏而不孰熟之者燭炷也慎小察微不導禍於垂成而亦可以弗發其諸戒後世之欲祈天永命者惟薄蓋蓋焉笑取與之間皆有生死存亡之大故而不可忽與雖然君子之慎小也以令終其德而無有瑕也非畏小者之易以貴歟而致其意也非謂小慎之則既無所發雖大不趨而可保一綫之安也夫君子亦正其本而已矣無子馮之驕晚則督雖懷淫而固戢無叔牙之顛覆則訖雖挾忿而孰施趙盾不弑則莊姬之譖無微季氏不專則邱伯之譖亦難故謹其大及其小正其始令其終君子之道全而無缺者推本以治末非藉末以救本也千仞之材斧以斯之其特折也所爭方寸耳乃便此方寸之未殊而遂謂其可然古不仆也執信之哉且夫之數舉者有自已開之其矣若不自已開之者矣不自已而開之則亦孰從而慎之抑料取必于天人而所遂皆順然後可以永終而遠害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共之弟非必家之咸正無缺也禹不能禁夷狄之進旨武王不能遏西旅之獻蔡非必惡之不進於前也道盡則無憂德至則不損是故欲繫天下之善而懲其惡抑取順逆吉凶之大故以正天下於不待防而已矣矣庸庸然於人事險阻之倚伏求繼之芥隙而懲其不預抑以愁苦天下拘係於身世之不康而為善者亦沮矣故左氏之於經翼而已矣遷固之於史牘而已矣正大義立王道非聖人其孰與歸

昔人恃陋成公九年

王船山經史論

續春秋左氏傳傳議卷上

道與術有相似者矣是以君子尤慎言道慮其入於術也夫惟失道而抑無術者得以天下失以天下禁以天下辱



以天下而於已無所恃焉苟其有術矣則皆恃乎已者也或隆已以張天下雖有不足冀人之不我測矣或替已以弛天下唯無不足冀人之不我爭矣之二者皆於已有見而恃之以自信視君子之信諸已以為道宜若同也乃其據乎隆替之勢以誤天下之耳目而遊其險阻以逃之雖其氣矜色愉卻物之凶懼然非恃不知畏者未有不如梓鼓之叩其胸也故君子恒坦細入恒危於此辨矣昔渠邱公不恤其城之惡而恃陋以無虞夫渠邱公者其諸惜不知畏之流固未能有危情焉然斯語也必有其自授矣昔之微乎微非一日也為大國者履師感國相踵而昔晏然久矣意其先世必有畫此術者曰吾自替以銷天下之心吾其免夫是以流傳師師而國人固以為恃不然而天下豈有陋而可恃者乎以陋為恃非巧於操術者不能也是以昔之為莒城池則名號則夷禮簡賦薄期期於大國之聞自替以銷其忌嗚呼俾若左氏者進豫備不虞之言於莒亦適逢其笑耳猶夫稱詩書禮樂於周與周之前也彼方以管蒯卻絲麻樵傲姬姜代賸之詩惡足聞於其耳哉乃其為此也如渠邱公之恃不知畏而既隨之也藉不如渠邱公之恃不知畏而其遊天下而逃之之心求寸尋之富焉而不得已吾以是知明周之所藏矣其云字泰者非能泰也矯色愉而示天下以不測也其云令人之意也消無以消之也恃人之不己知而意不生也不能為明故閉目於五色不能為聰故杜身於五聲不能是其必非故喪我以聽其自已其所謂道者詭傲妙驚恠濼而以要言之一恃陋而已矣勢不得則恃其陋以免人之求勢得則恃其陋以不意而乘人為捷推求之於道則又曰吾固自據自信而不恃外物者也則不幸而為渠邱其惡猶淺使倣倣而以老天下之術勝天下則險阻深枉撓已甚而人理亡矣子曰君子求諸已求者備其盛大之辭也盛大備於躬則立乎貞勝而治天下以有餘終身無自信之樞紐而信之以道習於術者又安足以測其量乎

晉侯夢大厲成公十年

誠淫之辭波靡十祀而不能止非其和力之有餘也流俗之心耳食之說固百其端而後異端乘而收之故中國無浮屠之情印度之侏離惡能入誦六藝者之耳而移其志哉浮屠以止殺為教而等威不立輕重不審鑽人心不自誣之節而期之以所不能為乃懼天下之不我順也于是為報應之說以恫喝之夫恫喝者亦惡足以動天下哉情

之柔意者雖無報應而彼固不能殺也若其驚而忍者懸砮鉞於士師之廷殺人者死未有貸矣未能止也而况情恍不可知之鬼誦乎然而止殺之教似仁人之心陳報應以止殺似強教之術以此汜濶十年有如君子起而不能廢矣雖然豈浮屠之能創此哉前乎漢明之代中國之儒而殺史而誣者固嘗為此言矣杜伯之射宣王申生之詐夷吾傳記耳食不一而足其尤者則莫如晉景之卒荀偃之死為淫誣之歸也趙盾怙族弑君專國同括者皆賊黨也晉景仲官官之對除其晉藥夫豈與荀偃之躬為大逆視其君之不若老牛而決屠之者乎乃趙氏之厲得請於帝厲公之厲亦訟帝而後勝夫不道之鬼即或服罪而猶挾毒猶之可矣盾美請乎厲公美訟乎必請必訟而赫赫上帝舉無擇於君臣但殺者以恣聽之報和且奚勿聽夷皋之報趙氏而但聽趙氏之報其君與无是言也則但言殺而即不聽凡為有生之類者皆平等也臣弑君而君報之君誅臣而臣亦報之將謂盜賊之如君父而不可殺也然則說有不驗報有或爽君父亦如盜賊之可殺而奚忌哉以平等仁天下則以平等成天下以報應警柔意者所本無之惡則亦以報應授忍誓者不然之券浮屠之取譬流俗而賊仁義也左氏先之矣學者不讀非聖之書而不辨俗儒之妄則賸流邪害而不自覺未見其愈也祇以授之口實而已

劉子論成肅公成公十三年

養生之說吾知之矣下者養形其次養氣太上養神養神之旨細入於鍼芒太極於浩濇以要言之和而已矣劉子曰威儀以定命又曰敬在養神夫固以束其筋骸攝其生氣氣屬屬而勿任其自然者為神之牧也彼為養神之說者未有不相為河漢者矣夫養神之必以和豈有能易之者哉願其所自別者所歸以和者而已將為紀消之雜乎將謂叔山之趾乎將謂南郭之喪偶乎將謂蓬伯玉之嬰肥乎夫如彼以為和亦既自無不和也然而其所歸以和者不可問已寢欲甘也坐欲箕也出欲不拂人之色笑而入欲無所勞其耳目也得此而和不得此而和塗之人則大槩齊然矣不得此而不和是故其人之終身未嘗數得和也幸而得此以和俄頃失之而和又離矣何也人事之繼起心幾之數動欲得一歇息之頃可以順而忘焉者則固難矣故夫君子之以養神於和者為弗爾也君子則終日百拜酒清不飲肉乾不食而不喪其和矣擇色而視擇聲而聽擇米齊肆夏以步趨而不喪其和矣發氣滿容大勇



充肌肅若執玉夔若捧盈而不喪其和矣奔走任廟鉢鉞在廷金鼓在前劔戟在後一言而攜憂患一動而持險阻而不喪其和矣匪直不喪也君子之所以和者正用此以和也和之故曰養也夫視聽之屢給起居之數運酬酢之變順逆之交皆形以為之役役則未有不憚者也形憚於役而軌欲避之外避天下而內避其氣之使形苟避氣則不至於形而形氣已弗和矣形思避氣之使氣即弗聽其避而強至之形終不順而氣以勞氣過勞而氣又思避矣外避其形內避其神之使氣既避神則不至於氣而神氣又弗和矣神者天之精用也不畏難而樂為主者也使氣而氣委之以去使形而形不相攝無與為徒而神亦不屑為虛拘神氣形三者攝而頑者叛靈者疑天下之不和未有甚於此者也神至於氣氣聽焉而神不倦於君氣氣至於形形聽焉而氣不苦於帥形斯則非敬無以效神之功而非威儀無以理形而從氣其亦明矣故善和者無有如敬者也敬身以和其心則神不勞而為君率形氣而親比之以充周於官骸命亦美從而天福亦美往而不疑哉是則善養生者亦惟君子獨耳任情廢禮而後得和其於養也猶匹夫之有饜粟新惜以食而後不餒也謹禮致敬而乃以和其於養也猶天子之有太倉分食六軍而安其玉食也則其難易多寡始終得失之數亦較然矣君子自有尊生永命之學學者不講而明周之徒以其遊情私利之情竊據以為宗如其說以養也吾未知其果壽焉否也其術已壞矣

士燮請釋楚威公十六年

言之於前而既福應之於後唯其理事之準而已乃有攸言之理於事之所固然者迂謬而不相及然而福之應輒如其言而不爽此豈其言之效哉攸言之理非理也其以理為言意亦不在理也彼蓋有匿情焉規時度勢欲離其私而有所忌乃建一不然之理以鉗制當時而陰用其制若夫既之所自生實他有所繫則固隱情不發退以免指適而進以離姦私故險人之託理以動眾也亦險矣哉後世播弗之覺疑其奇中而推以為通理君子蒙其欺小人師其妄是矣可聽之而弗適乎士燮釋楚以為外懼之言發於即陵之日而驗於匠麗之變山濤並稱之以詆平吳之非而復驗於八王劉石之亂是何其不一效而足也嗚呼駭其言之效而不推其言與效之實能弗為和說之所欺者鮮矣夫理事之準在人心者亦較然矣外之與內安危憂喜之數聞其相因未聞其相買也內盡則外寇聞

之外逼則內姦乘之是以古之王者攘夷安邊建其威以銷其萌豈徒以防侵陵之患哉亦以靖天下於文軌之同而消臣民之逆節也以晉驗之唯靈公之不在諸侯而後桃園之釁作唯昭公之甘為楚下而後晉陽之甲起夫燮亦猶是師盾之智以替君威焉耳是知其云內憂者非為厲公憂而為欒卻前韓憂也其君無赫赫之功於外則亦無權藉以制其臣於內國君親旗鼓以樹厲公公室之隆而私門替書僮錡至尚未之覺而燮已知之早矣而固不能昌言之非燮之有疑而無曙也發陰謀者無盡量之詞進不敢任明黨之魁退不欲以堅厲公之忌弗獲已而姑稱此迂謬不然之理以微動欒卻之悟乃欒卻弗悟而其子亦挾勇於井篋之間焉乃抑鬱以死而智亦窮矣故曰作偽心勞日拙燮何人斯乃欲託於忠以離其姦天與人其聽之哉逮夫燮死而句與於逆僅託不往以推既於書偃則燮父子之處心積慮猶深險固已不能揜矣三卻之殺書僮之劫燮所慮也知厲公之窗外而且以飾內也匠麗之執程滑之弑非燮所能逆曙也使知長魚矯之說不行書僮之勢復振燮亦何忌而預以為憂乎燮為其黨憂而憂偶中於厲公蒙其欺者遠欲奉燮之言為厲公之著蔡燮因以欺萬世而有餘然而無可欺也外嘗而必有內憂此古今所必無之理昭然如雲散之必不為雨也有目者既見之矣而孰欺哉若天山濤者無燮之逆心而師燮之狂說亦若驗矣然八王劉石之既其因於平吳乎抑不因於平吳乎不欲平吳者荀勗賈充受吳賂之姦也濤與之黨殆猶燮之黨欒卻矣晉不平吳劉石何憚無歸將如完顏守緒之慶死于汝蔡求其延江左之衣冠禮樂以待隋唐而不可得則濤師燮以狂鳴其得失亦可睹矣後世而更有師濤者乎非姦人其孰任之

初吳舉子 襄公三年

心不依道而行之無疑者非能無疑也欺其志而已矣然不畏古人之末先我以嘗為後不畏來者之挾我以為名而收其利不謀當世之信我而卒免於讒非不患出諸口見諸行事者之欲前且卻而果以行之不胸能如此者而後許之無疑果無疑矣初吳舉其子于其君信之僚友允之晉人安之天下後世推而服之雖然此亦無難也于而果稱其任才情氣量之所見當時一望而眾咸知之功績名節之所垂著於信任之餘而天下後世不能揜則奚以收知人之譽暴無私之迹如取之懷中而自給夫何難之有乎所難者其喻於心即出諸口暴諸當世之下而無



嫌沮卑俾美於此稍一遲疑焉即通三晉之士推轂於午者萬喙如一而獨美有所不能矣何也前乎美者未有賢而薦子者也其或吹揚其子以動君相之知者皆席榮恬祿之夫也後乎美者不必有薦子之賢者也倘令師美之迹以階子弟之榮者則必貪淋溺愛之尤也創古入所未有美一旦特為之而無所規啟後人之壘斷或託美以為名而要非美之過此豈待干果勝其任之餘而後可為美辭免哉藉令待午之勝任而以相解免則幸而遇其子之才者皆足以愉快其私而無所忌矣夫美之為此也如火之蘊而炎也如川之積而決也如迅雷之出地而震於空也然後乃以洞胸開臆直行徑致如君民僚友之間嗚呼是豈有迹可循而許天下後世之相躡者哉推美之志充美之氣言之而不訥行之而不恭善學美者當觀其存發之際而勿徒以迹也

魏絳戮楊干之僕襄公三年

倭臣似順強臣似直倭臣非順無以動君強臣非直無以動眾君為之動國人欲與爭之而不能眾為之動其君力與爭之而不勝而後乃以坐移人國於談笑之中倭臣之似順君惑之天下憤之傳諸後世其姦莫揜故聞盧杞蔡京之名猶謂其有一善之足取者後有也強臣似直君固憤之而不能折之黨入標榜而豔稱之傳之後世苟非姦邪已露如操懿之暴起則不為之惑者鮮矣宜天魏絳戮楊干之僕而在左氏盛辭以紀之後世稱道之而無絕也詩不云乎正直是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所謂正直者告之鬼神而適得其和乎者也故正者正其偏非正之於所偏者者也直者直其曲非於曲而言直也和順於義理而無私之謂和酌於尊卑刑賞之宜而險激不生焉之謂平自非然者名可以借言可以不窮人不能奪而鬼神早已鑒其隱惡敢以邀神聽哉谷永之攻宮禁可謂直矣而為王氏用則漢九廟之靈已惘幸棄疾之亟恢復可謂直矣而為韓侂胄用則唐鄧兵死之慘慘號於荒原衰草之間夫為強臣用者鬼且睨之而况強臣之自為用乎晉之旁落也有大夫之族而無公族至于匠麗之難周子子然一身入主家柘握重兵制進退者皆世卿耳孤莖之綴秋葉其生凡幾悼公有弟豈其能恬寵疾威與曹草爭榮落哉偶一僕者之不戒而刀鋸疾加勢不旋踵魏絳之心路人知之矣名自正也言自昌也悼公雖孤憤於上不能奪也乃反質諸絳之操心則豈奉公死法抗逆以申國憲者乎室之歎也無幾矣一木承之不足以支更因其蠹迹之偶蝕

遠其其朽而後之然則室一日而未傾其欲傾之心寤寐不忘也旁所傳為君之懿親者絕毫髮之謬言而後可免其狀孫和悼公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之戮何辱如之絳欲暴其徑行無忌之權以搖諸侯而急白公族之不肖俾知其君之孤立而無輔悼公已膽裂氣盈憤然曰必殺魏絳是曹髦死爭一日之情而士魴張老之流復為煽子言以煽喝之公且終無如絳何而恭焉謝過矣有是哉強臣之折辱主生死於其爪掌之中而莫能一掉也且與之禮會焉且使之佐新軍焉悼公於此豈復有生人之氣哉讀左氏者不察而旌絳之直夫惡得而弗辨

匠慶畧季孫之權襄公四年

蓬之方整而折棘以刺之虎之方噬而磨牙以噬之未有不為天下笑者也惡妄人之無禮即以其無禮若而報之妄人之噓作塞而天下後世相傳以為快是豈足與當世之治亂者哉季孫之薄定如目無襄公也匠慶清觀而答之曰畧自無舉國之臣民也匠慶因之以目無季孫而伐其圍檀彼固曰畧而我即以畧用之季孫雖席其堂唾之威亦受制於倒持而藉其喙矣左氏稱君子之言曰多行無禮必自及則固從旁鼓掌而快其喙之作塞也國家不幸值權姦之勢已成鼓翼擊尾飛揚驟步而莫之制然其始未嘗不有勁爽犯難之人資一時之壯氣起而挫之乃所以挫之者又非其道也則雖乍塞其喙而莫懲其心彼將曰所與我為難者承吾之疏師吾之智而逞其一旦之心耳此殆慶足與較亦姑聽其自巳若夫習法守禮之士動必慮其得失謀必規其成敗則固莫我如何也而益以目空在廷之眾為無足與抗者矣然則成姦人之惡而喪國家之氣者莫此若也淺心之流猶欲而豔稱之惡知夫一棘之刺不足以中蓬一蠶之痛不足以傷虎乎行無禮而必自及善敗之報不爽者也君子自然奉天以治非禮者固有道矣正其本不爭其末求諸己乃以加諸人非道勿言也非義勿行也意有可快不逞也機有可乘不用也晶光皎日以臨之而不窮之於幽隱得則社稷之福也不勝則亦以質鬼神示天下後世而已終無尤夫匠慶者惡足以語此哉吾特悲夫舉魯之無人而抗季孫者僅一以妄治妄之匠慶也尤虞夫後世之為君子者不明於制小人之道而獎少年銳進之士越禮使氣以與小人爭事必無成而名節先為之玷也孔北海而知義當不贊謀媒之禍衛以齒牙說曹操而祗成其篡宗



知行難易之序言學者聚訟而不已夫道在天下者可以意計推也道在吾身者不可以意計推也然則知行難易之序者殆以意計推度而非其甘苦之已嘗自取其身心而指數者乎豈惟君子哉雖不肖者且有與知與行者矣其與能者未與知也而所未與知者曲而不全執而不通信其必然而不喻其所以然也乃其曲者則既知其一曲矣其執也則終始知之矣其必然也則亦歷歷不昧於已矣心若見之口不能言之雖不得曰與知而亦非冥行之可不蹟也若夫其與知者而不與能則終焉始焉表裏為一若司庾之吏持籌委悉而要一粟之用也夫以穆姜之不肖且知四德之所凝而自喻其所違之故以窺見夫易之蘊况其恬洋喜禍之不如穆姜者與蓋知者象天耳目之司也能者象地肢體之司也耳目明而發之也不勞不必心為之效而固莫揜其暉曜肢體而運之也勞苟非心為主於中以馭氣而制形則當其惰莫能以振當其佚莫能以斂矣匪振其惰弗作也匪斂其佚弗成也是以為善也如登瀛而畏振順於所臨佚而畏斂遂於所敬是以為惡也如崩處如登如崩之勢耳目之微雖罔然不昧於當前亦且如燭火之不能燻決水坐視其潰而未如之何矣是故事先之覺不可恃也當事而所覺之力漸微雖不忘猶忘也事後之悔無可救也悔之力祇以喪氣後事踵起仍不知悔者之何往則亦終身咎而終身悔也為功於人而待人之加功者其惟能乎為善如登而氣凌於千仞乃登之矣為惡如崩而力挽其奔車乃弗崩矣誠有事焉則甘苦之際可以自程其難易矣暇為之訟言哉徒學焉而以知為賢者為穆姜之慧不救其淫高者為淫廢之悟祇增其妄可弗戒諸

子西子產追盜襄公十年

才揜性乎才而揜性必其性之不至者也猶夫臣而揜君必其君之不綱者也性君也才臣也君臣一體統於治國性才一致統於治身臣受君之命才稟性之能一而不貳統而不分故人無性外之才則未有自有之而自揜者也所惡夫世之言才者舍性而揜才也舍性而揜才於是乎以性所統有之才逮其成才而或離其性才乃揜性而以其才鳴夫雖其成才以往才繁有能要皆性之緒能也可以為功於性而顯性之能胡為乎使之相揜哉書固不在

才而才性之不至審矣鄭子西聞其父之難不傲而出尸而追盜早產聞其父之難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夫使有至性者設身以為二子處其必為子西而不為子產明矣乃左氏之記子西曰臣妾多逃器用多喪若將羨子產之裕於才而子西詘焉者嗚呼率是以賢才而才之揜其性也且將以賊性而有餘矣親則其父也變則賊頃而兵死也讎則不反兵而鬪者也發之暴聞之遽吾不知為子者心裂魂脫血溢於咽氣奔於仇者當如何以處此而猶轉一念焉為臣妾器用計使子產而洵然將與商臣劉劭之心無以別天高地厚抑孰有禮哉之可容國僑也哉夷考子產之生平固非不肖如此之尤也意者子產夙受父命經紀家政整飭庀具號令之有恒雖丁奇禍而家有司夙戒有餘各舉其職則攻盜者有人守室者有人不俟教令之申做而自相輔輾耳是子產之才原不以有餘而損性且兵車十七乘成列而出卒以殺尉止殲其眾則為功於子產之至性以盡孝子之職者胥其才也而無如不知性者之妄為傳聞欲以賢子產之才而揜其性也然則與不知性者而語才才遂以為性之賊故子產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才固有時而不善矣非才之罪豈非賢才之罪哉雖然以是而罪子產子產固不為傳聞之妄者代受其咎而君子設身以處一子則為子產終不如其為子西也遲之須臾之頃而至性即於此斷續矣使子產聞聲而效死有司者又何尤焉雖有可恃不若其無恃也仇仇牧之闕段秀實之笏智者不能為之慮勇不能為之援至性孤行而天地為之動不旋踵之謂也

季札辭國襄公十四年

古之君子自處也以實後之君子相尚也以名以名自獎或浮過其實而不疑已之未逮則抑以名期人或浮過其人之實而不恤道之所安夫所謂實者何也心喻其所能為以必為之飽滿斟酌退以自信雖流覽古今元德顯功奇行殊節之尤者未嘗不思馳驟焉而其以自守者則不敢以浮弋之心當之也吳季子是已季子之言曰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如是焉而已如是焉而已者季子之所以為君子也論者徒見子臧辭位而後文采不少概見而季子達禮樂飭言行上見虞舜之心下動仲尼之歎將以為非必子臧項背之間不宜自屈而居此夫季子固博物篤志裁情中禮之士也不必規規然言子臧之言行子臧之行而自畫於子臧者也然志各有所當其事各有所值矣



志各有所感矣其餘辭國之一節自信其能為而必為者則子臧而已信以子臧之節用之兄弟相讓之際而道尤宜也信以子臧之節告無罪於夙夜而過此以往皆非其所慮也如食之飽自飽如寢安之自寐焉懸一季歷之動名於眉睫而要於我無與也君子之有取於古人而效之也以心之信者效之而豈以名之高者效之乎且季子豈徒不浮慕夫季歷哉雖泰伯猶非其期也泰伯去周而季歷去季子不去吳而夷昧餘祭踵立而不嫌以底於亂然則季子而泰伯邪諸樊死餘祭無名以立光可蚤嗣其位則王僚之禍息矣而季子不忍舍其宗國之心弗為也何也其自信以能為而必為者子臧而已矣季子賢於子臧而不敢失子臧之節仲尼聖於老彭而不敢廢老彭之學聖之所以為聖猶且有然而況君子乎世之衰也學不以心而以耳目苟聞之目苟覽之詩之所比興易之所變通春秋之所進退一旦盡取而擬之以行志不必相當也事不必相值也心不必相感也割大年以飼病夫當白晝而陳茵枕求食寢之暫得而不能奚況望其飽安哉以名若此以實若彼吾恐論季子者未見季子且未見子臧也師曠論衛侯出奔襄公十四年

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持樞機而喪乎已未有得乎人者也故君子之言行期乎寡過不期乎為功期乎中理不期乎矯矯矯矯時之所失而欲以為功則恒激而偏有所重偏有所重則功見於此而過即叢於彼且其所矯者既因矯而得偏偏重之失自不容揜天下之見吾行而聞吾言也早已窺其發端之旨存乎相矯抑又窺其一偏之失持之以相詩而必不吾信求其為功也亦卒不得已君之必君不因臣之可以叛我逐我而始傲也臣之必臣不因君之可以謹我誅我而始戢也君有懼於臣而始禮其臣臣有畏於君而始忠其君則人倫之交互相鈐喝以爭禍福於施報民彝絕天理亡矣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已甚乎斯亦持平之論未之過也師曠曰社稷無主君焉用之弗去何為亦奚足以為功而君而戒之向善哉徒自喪其樞機而已矣孰是問教於君子者而忍出諸口曰將安用之也曠言之玷天下有心有耳者不可揜則其君亦何可揜邪且使曠反而自求其心民喪天理之未亡固不可自揜也則其君將曰此曉曉者徒欲矯吾之言以抑我而強制之耳早已不成乎理而自欺其心奚足恤哉於是概視諫者之危言率挾一已甚之詞以相凌奪而伸其說不然則挾直名以驕我而實無見於道者也不然則將為權臣張

其入上一主之勢而俾我懼伏以聽之者也如是而欲君之降心以從不亦難乎或曰曠之為詞病在激矣然則古有所以之下者將順而微諷之則免於咎而有功乎曰此非君子之所為也君子之言不喪乎已乃得乎人苟君之過而將順之則既順惡矣諫而以諷為道則既崇諫矣諫諫雖行君志益隘功不足立而先納其身於滑稽佞諛之流是其喪已以逐物也正與曠之失均而又奚取焉君子之諫君子之立言也不為物激不為時說正大而已矣酌天理而不安貞常變而不易該上下四旁而胥平自正其樞而不爽於開闔自審其機而不擇乎遠邇美所矯而美所諫哉雖然未易言也義不集理不窮氣不和量不遠雖有正直之度忠孝之情剛者必矯而柔者必諫唯其無本也故性焉學焉而後可以其言行施諸人倫之交而無咎曠賤工也惡足以及此哉

華臣奔陳襄公十七年

宋人不能致討於華臣而華臣以癩狗奔吾於是而知鬼神之情狀矣神者何謂氣神者也鬼者何謂氣屈者也伸則施於人而屈則遠於人而去之然則鬼也者與人不相及而何與於人哉天地之間非有藏幽其氣之大壑也遠於人而去之亦必有所歸矣遠於所去之人而非遠於人人也不遠於夫人之類則固與人而相為縈繞恃其相為縈繞而固不必其相入存乎其願而已矣天下之相交者同異攻取盡之爾不必不取不異不攻則雖日縈繞於左右而固不相入猶火之不入於土水之不入於金也同而異之異而攻之則雖其未必相為縈繞而必以相應是故匪徒鬼也神之伸而施於人且視其量之容氣之訴合以相挹注而非其所受者固有不施者矣孝子之齊而親綏之同者之相取也凶人之隱而戾乘之異者之相攻也癩狗入於華臣氏而臣懼以竄戾之相攻者也蓋神者集於實者也鬼者集於虛者也實不可攻取者麗之虛無可攻取者趨之孝子之於親非相攻者也而其相攻也則亦以其虛之故齊而不獲其身虛其心以致昭明悽愴之氣而鬼趨之矣趨之則鬼生於其心故謂之思成思以成而必成焉唯其夙無所成而後得成之也故以正成鬼者則正趨之以邪成鬼者則邪趨之以相攻之餘氣餒而成鬼者則戾趨之彼華成之肝膽心腎積其相攻之戾氣而抑朽餒以不能有其神志則耳之所牖目之所函手足筋骸之所求康而不得魂營魄泊之無據而與外物相搖無非相攻之戾也癩狗不他入而入其室莫之致而至焉

王船山經史論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上



者即其夙之縈繞于臣之左右者也于斯時也雖其肺腑親信之人大聲疾呼詔以僅一瘳狗而臣不聞執擗狗磔於臣之前以徵國人驚擾之匪他而臣不見何也相攻之戾乘虛以入其中鬼氣充塞而耳目官骸之靈昏拒閉而無能效矣繇斯言之神之來也非乘虛而入也匪誠有於中而不致也鬼之往也非去人而人必不受也苟虛焉則莫之介紹而親矣非吾身之所受兩間雖有而不親然非兩間之果有是也則亦惡從而至哉天也神也鬼也皆誠有者也視其所以受之者而已矣

初美不見叔向襄公二十一年

古之王者使其賢臣歆於為善之樂而無所嫌故其賢者見善而必為若寒之益衣飢之進食皎然無疑于眾而行且自忘之也倘其不然自視以為驚世絕俗之行履險阻瀕疑謗而僅然其為之則未為之前操一為人不為之心既為之後左規右避必力暴其無私之迹以祈免于咎則君子之行益孤危而不可嘗試教惡得而不衰治惡得而不替乎初美之免叔向為人臣者之恒節也叔向之免于初美為君子之恒遇也以事言之美為國全向者而非為向向之得免皆無戮賢之失而非向之幸則美不見向向不謝美可也乃以情言之美與向而皆君子矣道必孚志必合臭味之親將如耳目手足之互體而交用則疾病相憐憂樂相詔亦樂善無已之至意也以禮言之美誠知向之為賢則出之于囚繫而薰沐之慰勞之既下賢好士之節所必修其在向也推蒸豚必拜之義絮執雉相見之文報其所當報而親其所親尤往來之大節也情所固有禮所固盡敦厚以行典禮美容簡焉然則執手相勞酒酒相酬殷勤勸勉益相戒以戮力於公亦距不可哉美誠有恩德不任之心亦何必暴于廷以自表向誠有生不勤之節亦何必矯君子而以鳴高乎乃二子之必出乎此也則有故矣其君庸主也范氏雄猜之權臣也樂王鮒之流工為背憎者也俾美與向而直情以行示相好之迹則疑忌叢而讒謗行矣嗚呼君子自行其志而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弗克展其樂善依賢之情焉不獲已而故為不近情之事以祈免于流則夫人失為善之樂而亦何利於善哉匪美與向之憂國如家危疑不恤者抑勿謂湖兼葭之水依十畝之桑絕世而無與為徒耳孰能以憚懼畏谷之身日游於羿毅而逃之哉雖然君子以自哀二子之志而如其奉之以為法則過也夫君子者盡其道而無累者

也情所必至勿違其性禮所必行勿貶其節昭昭揭白日而行之雖庸主不察權姦見媚當人乘間而行其譖猶夫蓬蒿之偶逢不屑與為之防也傲宗社之福既已極而必止則吾既以直行而無患藉其不爾而小人之姦昌焉亡之可也死之可也過非自己亦可以對青天矢白水而無所憾矣胡為乎重一旦之憂廢生人之情禮而開貞人以疑畏之蹊乎將使為善者必星分瓦解任不同門學不同師如飛蓬之不可復聚而善趣遂銷阻於天下則二子孤畸之行有以啟之也周顛不知而用之於王專終以戕身然則患亦美可避哉范滂之戒子曰為善不克言之悲也而已偷唯不知命而憂道也然君子特憂道不盡耳

華周杞梁襄公二十三年

智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舉天下之道無不可從容涵泳而盡之有餘矣君子美貴夫勇和智者心之能也仁者性之能也勇者氣之能也至於氣效其能而用天也已下氣為性與性為御也心為氣帥氣為役也性者天心者天人之交而氣僅為身以內之氣則純乎人之用無形者道也而為君有形者氣也而為民故曰下也然則盡其心之靈疑其心之德則氣固屏伏以待用君子美貴夫勇和或曰所謂勇者道義之勇也非氣之勇也是以君子亦貴之此尤未知夫勇也天道者自然之惻義者隨時之善而美其勇哉然則謂君子之勇與勇者之勇如玉之璞與鼠之璞同名而殊質殆孤標其門庭之旨而非實與夫勇之必用而可貴固即勇者之勇也智足以灼然而知之矣仁足以安焉而守之矣事無逆而機無不可待則亦恢乎其有餘裕矣不能保事之無逆而機之必可待灼然知之而不知靈明之何以遽捨安焉守之而若有所凝滯而不能發當斯時也心之力孤而性之體藏然則欲絀氣而下之又奚恃乎夫所謂道義之勇者遠乎不道非義是智也一乎道義是仁也皆非勇也藉仁智而該勇之德則是心性之藏可不資氣而氣為忤心背性之物將天地之生人固有此不若之氣而重為人困矣生有不善是性挾不善也授之生者有不善是命雜不善也勇者之勇適助禽獸之猖狂而又何足以為性之與心之殺哉夫勇者之勇固即君子所以為德者也齊莊公之好勇而致勇士夫豈足與言道義哉華周杞梁載甲孤八而宿於敵人之隧中其智與仁不足用久矣然而知貪貨棄命之可惡以死守之而不忍氣化於其家婦人之微且知以禮而卻國君之靈寵雖



君子之見道已明而復禮勝私者莫之逾也於是觀勇之德而勇之體立勇之用行矣立之也自有體不資道義而後有其體行之也自有用而且以成乎仁智之用勇乃以參乎智仁之貴而氣與心性均為天之寶命而成其能故義成於智禮成於仁學者之所知也當死而無棄義造次而無忘禮勇之以兼成乎義禮者固賓賓然美猶委順以修儒度者之所不知也夫子之勇現於歷階之責魯曾子之勇徵於疾革而易簣豈當禍福死生之際旋用而旋給哉夫亦有以養之矣無曰勇者之勇君子之所不取也君子之所養未嘗不養是也大疑大恐大哀一日而投於前舍氣而又奚以勝之

崔杼伐我北鄙襄公二十五年

禍之將發天下具知之而唯昏庸之主弗覺斯其所以為必亡之主也其或覺之而積弱者又困於人心之離而無以自免斯其所以為必亡之國也非必亡之主而成必亡之國其失在綱紀之不立非必亡之國而有必亡之主其罪在輔弼之無人天下具知之而其君與左右之臣枕蛇而席刃晨斯夕斯無以自救也夫豈不有任其咎者哉劉裕之心赫連勃勃知之矣而晉安帝無能為之防非晉主之不覺也雖覺之而無可如何也若夫王宏之流則心已離而不可用矣安恭非必亡之主而君臣內外成乎必亡之勢使赫連氏策諸萬里之外而中此誰咎哉晉自東徙以來元帝不君王敦桓溫數播人心於歧路晉氏無能飭法以治亂賊之黨君臣之紐久解而不可張矣崔杼弑孟公綽知之矣秦檜之姦叩馬之書生知之矣而齊莊宋高無能為之防非國勢已解欲防之而不得也齊莊淫昏而宋高猜懦姦人之情日呈於左右而目不見也夫有日而不見二君之罪也乃惡聲播於天下達於敵國彼二君者有耳而不聞豈獨二君之罪哉比于死而後殷紂亡則罪不在干洩洩殺而後陳靈弑則罪不在治張九齡罷而後李林甫之姦逞則罪不在九齡環齊宋之廷碌碌者禁寒蟬而學仗馬無善焉耳矣夫不有翹然自命為君子者乎宋高之悖也胡銓言之於始而蚤斥而銓固小臣也張浚居將相之任乃結舌以中書生之逆料浚亦善自目以對女直之策士哉若夫齊莊之廷陳無字既挾異志以幸亂慶氏抑帖同惡以分國將誰望焉而晏平仲者豈其智出於公綽下哉晨夕同廷觀變之孰亦較公綽而尤審乃進不能為洩洩之死退不能為九齡之去尸祿容身無

片語以警君於垂死之日迫其以成乎弑始實實然立於崔氏之門委罪於死君而自詭以死亡之無與舌雖佞亦奚以解其心之慙乎嬰之言曰臣君者豈惟其口實杜稷是養夫社稷垂危而規瑱不入甘寢於榮楸之下刃懸君脰而若不知嬰非口實故而何必齊廷之可偃息哉嬰他日又曰事三君以一心嬰將何以為心乎無亦浮沉觀望塞默委順以自保口實之心邪操是心也豈從三君與馮道之四姓亦無所不容矣枕尸而哭亦甚惡其隕涕之無從也故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晏子而已矣不足為有無於人國而天下無有憚之者也不然敵國之謀士雖料其禍之將發而國有人焉且虞其或拯之矣楚人之所以憚季梁也孟公綽赫連勃勃與叩馬之書生莫其弗憚哉叔孫豹違命襄公二十七年

君子之於匪人也恤其名弗究其情則為匪人之所欺究其情弗恤其名則為匪人之所窮故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不獲已而與兵立於人之廷無往而不得傷矣君子之操以制匪人者名也名幸而操於君子之手則成可以收撥亂之功而敗亦可以顯自靖之實乃不幸而名抑操於匪人之手則君子棘矣母印儉之不勝司馬昭沈攸之不勝蕭道成也無操故也季氏世執魯權仲與之比所未翁附以為龜賊者叔孫氏耳宋之會季矯君命以命穆叔使告於魯而日視却膝夫是其命之不正貶國各利以為周公蓋義固不可從矣若其命出於季而挾君以取必微徒穆叔知之五尺之童猶應知之也秉義以裁偽命庸詎不可而左氏以違命為之罪則將使穆叔蒼然不審知出五尺童子之下而坐受姦人之欺然後為順乎乃穆叔惟察知其偽毅然裁正而季抑得挾君之主為顯號以相糾則不但叔為季窮而君子之持清議於後者亦不得不為季屈也夫坐而欺於匪人與坐而受匪人之窮則得失之數亦可觀矣君子者可欺而不可窮者也曹操挾獻帝以逞違之者袁紹耳宇文泰挾魏主以重違之者高歡耳忠臣貞士豈不知匪人挾主之不可拘哉而嫌之未別則將與袁紹高歡同其犯順而又安可為也故名者君子之所必恤也恤名而愚匪人之計得而名猶順舍名而智匪人之計沮而名先喪舍名而行其志是猶惡盜之穴牆而撤牆以守也則亦奚據以制匪人哉且匪人之攘名以制君子亦僅焉而已返寒之日亭午而乍喧未有能固其暗者也姑聽之而少待之名其能長為匪人借而匪人其能數數以借名者乎至於私欲遂狂行張則必有顯露証



上行私之迹然後執言以聲其罪則匪人之術不患其不窮匪人之窮也如水涸而魚暴睨於磧俯手拾之而有餘不待鈎梁之設矣富強窮已夷簡之姦露章入告而後夷簡不能舉違命之愆覆加諸弼穆叔而知此義也馳介命以爭可否於廷魯宋之間不決旬而往復已違又何至蹈違命之尤覆使匪人得而乘之哉不學無術而用其一概之斷雖君子弗能為穆叔貸誠惜之也誠傷之也

宋子罕削何成之賞也襄公二十七年

國家之患莫大於新進之士妄徵生事勞民罷國快其血氣之勇而以自覬其功名於時黃髮遺老東持重之義裁抑以弗使其逞則國與民猶賴以小康如其新進者昌而老成者沮則釁成潰亂而天下乃抱憾老成者之孤立而無助此治亂之大較也雖然事變之繁有不可以一概言者矣不逞者之求名也率生事以墮功而向成之求名也則墮功以苟悅於眾姦人之欲竊也率構亂以攘權而趙武向成之欲竊也則偷安以便行其志至於此而姦人不逞之局又為一變矣嗚呼小人之誤國也恣其狂狡冒虛功而貽實禍者宿之賢者操靖國綏民之義以裁之則詞正而物順故田千秋得以回漢武於暮年而梅詢曾致堯終讐服於李沆而不敢競即其不勝而推沮屈抑天下猶且咨嗟感泣以歎戴其安全之至意唯是姦人影託於持重安全之旨幸國之少寧而君樂其湏臾之暇幸民之少息而民利其眉睫之安則雖大義炳于日星利害明於指掌且有言出於口而眾怨歸之者於是雖以休戚與共之元老亦藉口結舌而不能與之爭桑維翰之邪說一讎而景延廣受惡聲于千載是以子罕之明達公忠而當弭兵始議之日無能如何成何也老成之名倒授於新進而者碩之見反嫌於妄徵君子之必困於小人也又奚可免哉然而小人者志易盈貪易露以名始而以利終弗能與爭而其後終不可掉也宋歆未乾而請免死之邑成之所為施施然以姦賢者豈可贊於君子之前乎子罕昌言其安而大義明利害著雖成之險誠無忌智足以盡士句力足以殺太子而不得垂脰折腰于子罕則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誣而子罕之所奉者非邪說之所能奪也乃有國者令老成之士追事之已償乃奉辭以折宵士而禍已莫挽則國所倚為喬木之重者不已虛乎曷功者易擿冒名者難奪生事以成欲者其說易窮息機以讎詐者其姦難覺張宏靖史彌遠之所以果亡人國唯其託于老成而老

成者豈之勝也

宋共姬待姆襄公二十年

易之為道周流六虛而不可為典要無他時與位而已矣不及乎時不及乎位雖及之猶不及也過乎時過乎位雖寡過焉猶過也君子安其位以求其志乘其時以修其道而德乃不窮過不及之失鮮矣雖然其有過不及也或失之簡或失之嚴或失之厚或失之薄失之嚴與厚者未能周流于時與位之虛者也其道為悔失之簡與薄者未能敦其乘時安位之實者也其道為吝夫悔與吝則有閑矣故曰君子則失之厚小人恆失之薄然則君子恆失之嚴而小人恆失之簡也易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敦厚而自嚴之謂也可以處過而不辭矣晏平仲執親之喪而當時譏其以大夫而行士之禮宋共姬待姆不至逮於火而死左氏譏其以婦而用女之道夫使平仲而果差于大夫之禮共姬而果爽于婦之道與乃其過也猶失之乎厚以嚴而所繇異于小人遠矣而猶未必然也大夫士位也女婦時也君子之安其位乘其時會通而行其典禮者果於執親喪臨死之際而必盡其毫髮之別也乎我不敢知吾恐禮之別大夫于士者以禁士之勿侈于大夫非禁大夫之勿儉于士也道之別女于婦者以禁女之勿詭于婦非禁女之勿泥于女也且尤不但此也位之必安而後志以行焉時之必乘而後道以修焉皆有待之說也然則其為君子之酬酢于天下者而言之乎夫酬酢于天下而不以其時則禮有不盡不以其位則義有不精故大夫而執士之儉則予民物以薄而道不廣婦而執女之嚴則執舅姑如娣以固而情不洽是以因其隆而隆之則喪祭亦報施之以隆因其勞而勞之而閨閣之制或弛若夫人之于其親卒遘夫崩天圻地之慘士女之守其身忍當夫呼吸生死之介此豈以酬酢天下而可酌之于崇卑張弛之間者乎身無所不致而後可以居喪心無所不致仰不知有天俯不知有人而後可以處死然則古之制禮者特寬此一介於差等之別所以全天下于孝子貞婦之塗而使不肖者可以企及孰謂哀深摧裂義激糜爛之必為拘拘也哉自天子達於庶人統之于親則皆子也自髻鬢以迄於耄期統之乎身則士皆士而女皆女也見有位焉將不見親見有時焉將不見身雖欲安位而已無志之可尚雖欲乘時而已無道之可信然則欲寵大夫于士而通婦于女也亦奚難哉罔極之悲捐脰剖肝之下天地且將避

王昭山壁之論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上



其誠而何用此曲繁分析之禮丈為邪不揣而為之苛求異端者極禮為忠信之薄也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下  
趙孟視陰昭公元年

船山遺書

蝸牛之廬將以自逸而適以勞也烏鱗之墨將以自免而適以自獲也故禍注之報不但於其迹而於其心天之不可以欺迹也有赫矣乃或藏心於陰而詭於迹則又不報其心而即報以其迹天之不可以迹欺也尤可畏哉姦人之懼而思戢也則故為鴟張之迹以震天下而已得以來階而退其陰有所圖也則故為之柔惰之迹以解天下而已得以乘間而逞當其藏心陰密而迹詭焉則雖蹈於大剛必折大柔必靡之愆天下咸得而識之而彼固不辭之曰凡吾之所以為爾者將以行吾深蓄之謀人之多言亦足以為我病哉夫其懼而思戢禍宜乘之於其退陰有所圖禍宜乘之於所逞此天理之報其心而不爽者也然而不能待矣非果能剛也但一示鴟張之迹而禍即中於剛之必折非志於柔也但一示情散之迹而禍即中於柔之必靡是故天者甚惡夫匿心以疑誤天下之耳目則必即如其迹以報之彼方驕天下之譏非我者不足以測其中藏而天下之譏非早以驗矣嗚呼天之不可以迹欺也

有如是哉趙武視陰而歎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其心取晉數百年之社稷善其必亡於已抑引子孫無窮之利澤若將手授而目觀之與但五稔哉趙遠未庸代莫滅之日皆其心力之所及也而一告之劉子再告之鄭伯三告之秦鍼如就木之老伏枕寒心舉動名爵祿子孫族姓皆不足以動其稿木死灰之心者然嗚呼武之以疑天下於弭兵而因以萬周導其君於女壘而乘以萬晉陰藏其莫大之志而自處於不振之尤自有姦人以來心閱不宣而託迹已賤未有如是之深也曹操師之以為分香賣履愛子託人之遺令陸機固弗能覺焉則亦如劉子秦鍼之以迹譏之而已乃孰知心未及露而迹之受報者已不爽也則劉子秦鍼雖不足以察武之微而已無之弗察矣武向之笑二子為淺於諒已者二子還持以笑武而武抑矣辭然則姦人之陰謀無論心之不可隱而迹早已不可覺如婦笑之下許人以死而遂刺之以去也有怛然乍驚而已矣其哉天之可畏而不可欺也其孰為之乎抑果有司鉄鉞者於空冥之中乎理氣焉耳理者即夫人之心氣者即夫人之生氣也心險而孤不為主狙詐以使其氣氣遂不依其心而假借其使之之命因以流而返則心不為政而反為氣動武之雄心已為柔惰之氣所移而不自知矣

王船山經史論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下



故孟孫謂譏之曰年未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習已成氣已陷心已離凡其以雄猜者皆以化而為蟻縮心氣交陷乎必死之途而魂魄隨之則亦理之必然者矣欺天而天罰之欺心而心蕩之故君子之事天事之於心而已

司馬侯請以諸侯許楚昭公四年  
德非以言者也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非謂有德者之不言德也抑非謂言德者之不必有德而言也乃以謂夫以德為言者之無與於德也從其德而辨之知其有德不必微其言矣從其言而辨之其為言其德與以德為言也則奚以辨哉雖然無難辨言其德者言其固得者也言其求得者也言其固得則於心既有事矣於行既有事矣非德之執德之名而以服者論也若言其求得者與則且如飢者之求食而必炊寒者之求衣而必績也抑豈虛懸一德之稱如夢美食重裘而後之哉故聽言者欲辨其仁與佞之別但究其所以責於我者要歸之何從而後者之詞雖與以則亦大塊之賴自為噓焉耳矣司馬侯諫晉君之勿與楚爭而但務德去豈非典則之論乃君子則其惡其典則而無能易之者也夫司馬侯誠以德為諸侯之去留則晉之不德也必有在矣侯胡不諫言晉之源德以喪諸侯者費軌美在侯胡不昌言後之修德以駕楚而擊諸侯者費軌美在侯胡不昌言後之修德以抗楚而自抑如建鼓以求亡子而祇益之逝也侯之情于是而窮矣侯益不審夫德之美以修雖欲言而無以言侯亦操異心以終始趙武之姦則即與聞乎德而思於言與且晉之不德未有其於晉諸侯於晉美者也侯已言此則雖其聞見之割藉可以襲取德之影響以為標榜而有禁其吭者存矣是以其稱天以誘君也則曰楚王方侈治其欲破齊楚多難之說則不特桓文楚也而抑文王楚也先後之不謀而不恤孰為文王明德之實而孰為商紂凶德之歸設有執此以折侯者侯將異辭哉嗚呼佞人登而亂國巧言張而亂德以德為言而德乃絕於天下然苟有知德之君就其辨說以叩德之實則以德言者如盜之望朝旭而魂褫矣故執此以考古今泰讓論說之是非能言其失不能言其得能言其始不能言其終能言其理不能言其事皆無與於德而徒為亂者也莫黑匪烏豈亦匪狐貉錯起於前君子辨之

叔孫舍不負私勞 昭公五年

滇人未見海見池之浩瀚者遂以為海也荆人未見鳳見山鷄之璀璨者遂以為鳳也夫子沒七十子之徒分家而名道欲讎其說託於聖言以傳其言亦既似聖矣池與海均波鷄與鳳均羽所以未嘗游渤澥而觀鷄者將信其為果然而不疑而大德隱矣左氏稱叔孫舍不賞私勞而舉仲尼之言以實之使其言而果夫子之言也猶恐其如喪貧元朽之有為也乃考聖人之言以類推之如海之無小激之波鳳之無靡彩之羽則有為而嗜言之固聖人之所弗屑然則喪貧元朽激而已甚之言猶未知夫子之果云爾否也況其以徒獎叔孫而為無者乎言之似聖者其未似焉耳刻綺而為花葉似矣未有似其根莖者也而柔潤光麗之色即不能肖乎春榮之所擢故有本者之未與徒末者之失本無待辨而別以法治人者未也法之無私者猶未也執法以其無私而正己以正人者本也賞罰者法耳有用賞罰之人而後賞罰行焉故利焉而不功殺焉而不怨內盡諸已而外允乎人之謂也禁紂之不能舉禹湯之法非徒不欲也亦不能也莫之或搖而自淫莫之或掣而自沮殆抑其情之不容固而天理之不容冒者乎如欲以禁紂之凶德而執禹湯之法以加天下將有如齊慶封之反脣於楚靈王者小人用固其道必窮焉有君子為其所掙而亟舉之況聖人乎叔孫舍為擊牛所立而以殺適立庶為牛討者誰也非舍乎適已殺也夫不有仲存乎舍弗能固辭其位以報父兄於九原而姑駕禍以專戮於牛此而可稱焉則聖人亦目移于刻綺之浮榮而軌許以化工之春藻也哉晉惠執言于里克衛獻施姬于甯喜國其所宜得法其所得施也而春秋猶不假以討財之辭而聖人之情見矣如舍者固辭其位泣請于君尸豎牛於叔孫氏之閨斯可矣舍不能受人之竊而論其盜莫以免株連之辟將成濟戮而司馬昭可許以忠氏叔琮斬而未全忠得逃其罪乎聖人無斤斤之察而不為臆臆之照快法之行而允慎法以不輕者也左氏以一槩之見誣聖言為已微有識者固將覺之矣似道之言擯而道乃顯豈耳食者曰言出於聖人而即聖人之邪

士文伯論曰食昭公七年

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故所惡於異端者非惡其無能為理也固然僅有得於理因立之以繫天下也而為君子之言者學不及而先言之與彼同歸不已誣乎異端之言曰萬變而不出吾之宗宗者同然之僅得者也而抑



曰吾之宗矣吾其能為萬變乎如其不能為萬變則吾不出吾之宗而非萬變之不出也無他學未及之不足也言而迫欲言則罔然亦報以髮髯之推測也天之有日月風雨也吾其能為日月風雨乎地之有草木金石也吾其能為草木金石乎物之有靈蠢鳥獸也吾其能為蠢蠢鳥獸乎彼皆有理以成乎事謂彼之理即吾宗之秩敘者謂之可也謂彼之事一吾宗之結構運行也非天下之至誕者孰敢信其然哉是故天人之際儒者言之析矣五行之感應若取之左掌而授之右掌凡此者皆不出吾宗之說也吾以其理通天之理而天之理為我易吾以其氣感天之氣而天之氣為我回其言其辯莫之能窮乃至有云返榮感之舍挽欲隆之日者皆確據而為之徵殆將與老聃孕八十瞿曇行六步之邪說相為出入辯者亦無從而窮之也雖然至於日食而惡能不窮哉士文伯之論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嗚呼此古人學之未及私為理以限天而不能即天以窮理之說也使當曆法大明之日朔望轉合之不差遲疾朧朧之不亂則五尺童子亦知文伯之妄而莫敢繁稱於人主之前以傳述於經師之口哉故曰理一而分殊不可得而宗也天則有天之理矣天則有天之事矣日月維有運而錯行之事則因以有合而相揜之理既維有合而必揜之理因而有食而不爽之事故人定而天亦一理也而不可立以為宗限日食之理而從之也然則春秋之必記以為變何也夫日月並行而殊道互道而異行殊道異行恒參差而時乎合揜則異矣日以陽德施明於民物而昭蘇其靈氣卒逢其揜則陽燿不施於下而陰威於晝民物必有罹其災者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負其異而弭其災則日雖食而不害此所謂遇災而懼也學之已及其數之固然而通以禮之可蓋斯以御變而不失其恒君子之學所繇以異於異端者非以此乎嗚呼日食之理幸而灼然於世麻家之學則古人之說詞辨矣使不幸而未之明焉則為文伯之言者以終古述焉可也惡得有灼然於心性之藏盡出以詔天下者起乎異端冥行植植之浮言立尺童子皆得而藉其喙矣此聖人所以有係於來學也

子產對黃能昭公七年

皆夫人之大憲而猶不備此也為天下屈而自安於屈以責責於己雖屈焉可也乃名已成而能弗以屈為恥其不自飾以揜其短者鮮矣至於自飾以揜其短而誠淫之言行成乎已而終陷乎非為天下玩實君子之大辱也乃或在於我之藏無盡而天下僅知其一曲以玩我猶無損也抑或為天下玩能知其辱而非禁因以懲浮名之非據而我心以義亦遷善之幾也然而果其藏之無盡而知希者鮮矣知玩之為辱而自懲者愈鮮矣天下方僅以一曲之長玩我於聞見技巧而我因以自玩則流蕩忘歸而道之廣大沒世而不相即斯二者夫人不知慮而君子尤患之是以亟辭小善之名而不欲居非避影也避夫夕日之影移我而喪其真也子產於春秋之季與聞君子之道行已治民亦既彬彬可觀矣其長不備博物也即以博物言之尤不在齊諧索隱之厄言也初往如晉對壘於沈之閒而得博物之譽夫實知而實言博物之名不為子產重亦何必其為子產重哉乃晉不能知子產之生平而僅賞其博則已有玩子產之心矣至於後而徵黃熊之夢焉則已視子產為謔聞口給之士聊以備談笑之資供巫史之任而子產辱矣乃臺駘覽沈者猶子產之所實知者也黃熊之夢非子產之所實知者也非所實知而憚窮焉於是播羽淵之邪說道夏郊之淫祀自陷於惡而為天下迷夫晉為盟主猶列侯服改周禮而亂祀祀子產之妄不應遠是我知其知之已窮飾短而流焉者之不自戰也乃溯其惡之所自成則惟晉以博物賞子產而子產因以自賞津津乎樂求異說以護其博物之譽則有非所習而習非所生而信玩已之明聰於浮榮而不知玩其心者之為天下玩也嗚呼子產亦何樂乎此名而與天下相玩於必窮之途哉充楊雄韓愈蘇軾之才可勿僅以詩賦名也充張華段成式陸佃之識可勿僅以博雅名也充邵康節蔡西山之道可勿僅以數學名也始姑就之天下趨焉終遂耽之大道隱焉必有窮而物必相玩淫泆偷志迷而不復志於君子之道者可弗懼哉辨防風之骨識肅慎之矢惟聖人斯可矣雖然吾知聖人之能乎此抑未知聖人之果有此焉否也

屠蒯三舉酌昭公九年

執可伸之義乘得為之權可以貞勝而無憂乎未也義者不一而足者也義可勝人而身不能勝義義可以正名而實不能居名則事未舉端未發而早已為天下之所持不然曹叟善見奉大義尸大號以加權臣奚以謀之不克沈



彼之季克用秉義聲權強眾力爭寇讐抑奚以明而無成弗獲已而谷之天天豈任哉將勿其謀之不密與陰謀者非君子所尚矣抑勿其力之未充與義充而猶待於力則是力主而義賓也夫君子之秉義以禦強橫不勞而無弗勝者則有在矣心者義之所自制也身者義之所自顯也道者心之所自廣也禮者身之所自臬也盡其道率繇其禮風夜無慙而動止有經喜怒不得而乘權則恒居天下之大貞雖有挾慧倭制之術者欲起而乘之而無其卻然後姦人之以焚天下者術窮而不得不安受其禁括是豈襲義聲於旦夕者所可達哉事未舉端未發蚤已撥黠者之口實而惡乎不敗也故名義之所繫者氣不得而參焉洋情不得而聞焉畏夫乘之者在此也晉平公之世有大夫而無君大夫可以廢置君而君不可以廢置大夫權之移也久矣荀盈死平公欲廢知氏國有爵祿而君擇之替權臣之黨以崇公室義所可伸權所得為也乃方有其志懲於屠蒯之三爵枵然中止終使荀躒為卿以悅國人嗚呼屠蒯者固知氏之爪牙六卿之羽翼為姦人之伏戎於君側者也乃一旦以折公室於未露而俾公慍怩以隨其志蒯之力亦奚足以及此哉公自貽之爾公於盈之死挾裁抑之威心而以為機在是也於是幸之心焉而浮喜動積怒張矣客氣浮情乘須臾之喜怒不擇以發者鐘行酒以鳴其得意而無沈潛審處之慮則乖錯之機見而倒受姦人以相折之柄不亦宜乎荀氏之廢義所得為也抑卒而樂非禮所得為也得為者弗為而為其所不得為欲義之伸於人也其可得哉藉平公而知此盈自卿也惡得而不卿禮之知氏吾臣也廢之置之亦惡得而不唯吾之命哉而平公固不能也動止無經夙夜多報如持刀將割而腕固無力其不振掉以於沮者鮮矣唯平公之不能而蒯之姦讎後世之稱直臣者或不審而以蒯則夫汲黯魏徵之列俾名義為小人所操而是非之顛越滋甚吾既有以測蒯之姦而愈以咎平公之失非徒咎平公也凡為義於險阻危疑之間舉當慮善而動其尤嚴乎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詩人之所為憂言也

觀從申亥昭公十三年

道有並建而各善者必推之此而後以加諸彼道特建而統善者則全於此而已備於彼矣夫且不待推之而已無不統則豈有欲全此而憂其妨彼乎道莫大於孝矣建以性無與為偶焉統以心無有不括焉故欲求與之並建者

而不得無已其忠乎乃人之必忠於君惟其有事君之身也乃此重君之身則親之身也故曰不失其身則能事其親出而事君而隕越狂瀆以陷於大惡失身之尤者也孰是孝子之身而敢以試於逆哉夫進則欲為君子之身即退亦不敢為亂賊之身進則使其身為君子之子即退亦不敢為亂賊之子進則推本其得為君子者為親之貽教即退亦不敢激成其為亂賊者以親為禍階是以為人子者當銜命吞炭之日亦弗獲已而死耳弗弗忍毀天綱裂人紀以洩其死毒者也觀起怙權之寵富而偏上楚子車裂之以謝國人是所謂殺之當罪而不聽其讐者也不聽其讐則難殺之者與為傳匹且上祇君君之法以忍其怨況殺之者即其君子乎從以是結羣不逞亂楚而弑君夫從且自以為孝於其親矣乃起雖惡猶未至為弑逆之賊也從倡弑而成乎賊則是使吾親有亂賊之子矣從推本於殺起之故以為譽端緣其親之故而為賊則尤使其親為賊之主矣以賊辱其親之身且以賊辱親於既死是起本無惡而從貽之也夫孝子之事親雖不避死不辭紆曲以行其志無不備矣然皆以守身而歸善於父母也未聞其躬為賊而以事親者也故孝道之大能統忠而無與相悖之理悖焉者必其不孝者矣然則申亥其可乎夫亥者事親之心長事君之節立賢於從遠矣雖然未為得也亥之因親而忠君所謂推之此而以加諸彼者也從不幸而父罹於難則緣親而賊矣亥幸而父免於誅則緣親而忠矣使從若亥吾知其必竭節於君也則使亥而若從吾不保其弗失身於賊也亥之言曰惠不可棄則是因惠而報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壤之間親與我均也而但以其惠乎哉惠之不可棄則抑怨之不可忘以惠致身小人之懷惠而已矣以怨讎君則亂臣之逆節而已矣以小人之道事親其賢於亂賊之道事親者雖有差焉尋丈之間焉耳矣夫孝者敦大仁立大義擇於天下之至美安其心以奉親者也而奚有於私怨與小惠乎嗚呼微矣從以不義而讎其君伍員以義而讎其君從為尤逆而員不可未減何也員能去而不能死也亥懷惠而忠其君私怨忘怨而忠其君亥未為得焉而紹幾於悖何也紹能死而不能不仕也皆許之孝而不得則許之忠而亦不得已故曰孝道之大者也非至德者其孰能凝之

晉人執季孫意如昭公十三年

蜥蜴能為冰而不知有冰榮能為火而不知有火能為之而不知之者眾矣故知小人之情狀者君子也君子不能



為小人之為者也若夫小人恫喝狙詐旦與夕變不歡而笑有聲不悲而泣有淚方張而踰其足方戰而將其翼  
工為之則其肯綮條緒虛實反覆之機亦既心得之矣而人之加於已則覆若伺慈慮謹者之輕信而不察故即以  
其人之術窮其人而其窮矣必待君子而後不窮豈君子之固有於心而喻之哉彼有不待逆億者存也魯之魯前  
吳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晉之晉季孫曰將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子服之智樂王之智也季孫之懼即前韓之  
懼也夫魯能以是術脅晉則豈不習於相脅之利而知晉之亦以是而脅已晉能以是而脅魯亦豈不察於相脅之  
幻而知魯之亦以是而見脅悲夫此脅之彼懼之方懼之旋即以脅之如飄風暴雨之倏驚而北也介然一觸搖精  
蕩魄即其所挾以欺人者旋受面欺而無假於術之變易然則小人之智固有而固忘之其旦夕揣摩之勞亦將奚  
用此為哉使以君子而處此則有道矣君子之心無小人之術者也或以其術進而必不屑為者也然而知之也明  
而處之也正矣則或曰立於術之外而後見術之中君子之識為已曠與而非也君子非能曠觀於變詐之所自與  
而能曠觀於生死利害之際也不沒於利雖魯之改事齊楚也何傷濟於望意之事已則魯之去留如飛鳥之過吾  
前而不驚其逝不怵於害雖徙於西河也何傷安於見囚而不見免則西河之壘如飄屋之墜於吾首而不待豫為  
之防無沈於利則見我以改事者之無實露矣無震於害則脅我以西徙者之為謬章矣然而君子雖知其詐諛為  
小人之必窮而不恃小人之必窮以自全而弗之恐小人窮而君子得矣小人即不窮而君子亦不失矣此文王之  
所以撫六州而無髮繫髮里而自得者也蚺與螫其何如焉

子產拒禱 昭公十八年

為國之道有制而無爭制者貞淫之大防所以已爭者也立大貞以為防而幾微之閒此一貞焉於是而有眾論不  
同之致乃擇而有所從違則工贅與匠不嫌以其言進辭說輻輳而非以爭如金錫之互成於一治矣唯其眾論不  
同之致一本於貞淫者不與也是以先王謹之於庠序教之於禮樂斷之於密勿設佞之學不傳於師氏術數之流  
斥之於賤工人心正國是一與待於爭哉不知其跡之削而響之閒也晉淫人於廷國有大事得與聞焉及邪說之  
既昌貞人誼士乃秉正以與之爭得失多寡之數有貞勝焉而其為勝者隱若以黃鼓流俗於一旦之吉凶則勝負  
未之有定勝在貞者而貞之勝亦僅矣况其乘於不可知之數而未必勝者乎毀其防而後爭之是猶感雷之鳴而  
籠之於塵石也然恃其貞而爭之抑猶良玉之競瓦礫而恃瓦礫之脆也春秋之季立國之防已毀而士淫於學坐  
祝之流淫於官若禱竈祥慎長宏子章之徒皆得與坐論之師尹持長短而爭典禮乃其言亦或驗矣其或驗者則  
貞士之與爭者既不勝也即其或不驗者抑爭者之與平分得失而恃不可知之數以偶勝也故後之不用瓊瑋五  
瓚而鄭不復火子產勝季前之不用瓊瑋玉瓚而鄭火子產固不勝矣相與質於得失多寡之數而勝不勝莫之能  
必將貞人之論亦怙怙憚憚若捧盈缶之水以趨用力已勤而莫能繼也然則龜者流惡足與爭是非哉故之可參  
疏而賤之勿使有言於廷可矣操屨履者不如閉其帷也敲歛鳥者不如斬其豎也而猶未也學校之教有經官司  
之守有進巫祝之詞有常風角祝禁之術火其書而竄流其人乃以假經世之士專其心目養其日月以盡人道之  
所當為又奚待其流而過之哉弗獲已而過於其流若李處之立斬術士猶庶幾也雖然大制立於大貞則彼瓊瑋  
者之脛領亦何足以試君子之劍邪

宗魯死衛執之難 昭公二十年

君子莫以異聖人之言邪聖人之言如雷霆之震物不知所從出震於其所震而所未震者尤懷可震之懼故君子  
之畏之尤於其所未震者而聖人之言也其所警則見聖人之言於道而不見聖人之言於心乃道亦廣矣且將游術  
而測度之進退辭受全死之閒左酌右量以求免於非道而聖人震天下之情隱夫責辭者之非義則受者愈可知  
矣責進者之未至則退者愈可知矣責死者之違道則生者愈可知矣奮以升於霄猶見其墜於淵非謂不升者之  
不墜也握以浣於江猶見其汚於泥非謂不浣者之不污也故斥沮溺以鳥獸則冒淋以千祿者殆夫並不能為鳥  
獸者乎誅季子以糞朽則鄙倍以立言者殆夫並不能為糞朽者乎絕宗魯以盜賊則反覆而逃死者殆夫並不能  
為盜賊者乎嗚呼人至於不惜死而固已難矣視息者神之所戀也斬刈者形之所慘也捐墳墓棄傳與撫妻妾  
子女而割絕之於一旦違白日襲長夜恩摧愛折血膏原野而骨飽狐狸豈非人情之大痛者與然且知其可避  
而弗之避斯豈從容諷議者之得以操其短長哉而聖人猶曰此盜賊也則豈抱頭以生容身而免者之弗可為盜

王船山經史論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下



賊乎故聖人之告琴張者非徒以警後世之為宗魯者也尤以警後世之不能為宗魯者也一失其身則信而為盜忠而為賊死而祇為不義非禮而德信虧忠全軀命保妻子者又勿論已可畏哉何集非本乎何臨非谷乎日斯邁而何以免斯日之咎乎月斯征而何以善斯月之後乎全而生者其周旋視履而何缺乎全而歸者其俯仰天地而何憾乎前之蹶而後無以救生之辱而死無以榮故曰畏聖人之言一失道而不知震之所從也高其弗然以進為未李來訂於不進不退之閒而倖其獲以辭為非義調停於且辭且受之介而避其跡以死為違道中立於可死可生之交而相其勢乃曰吾學於聖人之言而體道之廣游行於兩閒而自處者裕也則聖人之言且為庸人避罪之淵藪而又奚足畏哉

莒廣與以人試劍昭公二十三年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可以善名也成之者性也善不可以性域也善者天人之際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然則道大而善小乎善大而性小乎非性有不善而性不足以載善也欲知舜與跖之閒善與利而已利者習之所熏也是驗舜性之不非性矣乃有所利而為惡者習之實也此愚不肖者之常也夫不有無所利而為惡者哉色不足以愉吾目聲不足以穆吾耳臭不足以適吾鼻味不足以悅吾口貨財不足以惠吾妻子狂習以逞莫喻其故而極天下之大惡人情之至不忍者甘之如飴若莒廣與之鑄劍必試諸人此又奚所自來而成乎其為惡哉於是性善之說窮而苦言韓揚之說乘之而起謂庚與之惡自性而有固不得謂庚與之性無惡而善且將能乎曰此夫以性域善而不知善之善變者之過也故曰善鍾於性而不可曰性可善善也是故石虎朱粲高洋宇文贇劉子業蕭寶卷之流聞見於天下而不可為其性伸矣以明其故邪善有體焉有用焉繼之者善體營而生用也成之者性用疑而成體也善之體有四仁義禮智也繼天之元亨利貞而以開人之用者也善之用有三智仁勇也變合乎四德之幾而以生人之動者也故天之命人若王言之命天下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矣王言如綸其出如緯矣綽大於綸而非能大於綸綸大於緯而非能大於緯其給操之也約而其流縱之也溢爾約其所縱則綽然大者固不如其小者之實大也故曰善大於性仁義禮智之謂也從其末而論之則性溢於善善智仁勇者所以載仁義禮智而行者

也以其縱溢之故力亦漸微而不能載其天德而用之溢也乘情才以取盈則婦人仁猶士之智山人之勇文其矜然而自為功矣體生用而用溢於體用非其故體而別自為體不善之所自出亦安得謂非性之所有乎充之也不誣則縱之也不甚縱之不堪則猶可約也釋然而誣則縱之也甚縱之甚則不可約而返矣不可約而婦人之仁猶人之智山人之勇情才且不足以供其狂逞而借血氣以行雖欲無為豺虎本善之好惡其餘能幾哉君子之盡性不但盡其用也而必盡其體性之體非性之私也天人之交所為成之者也成之者性而所為成之者則必其繼焉者乎介紹乎性之用以親其體則盡性而至於命馳騁其性之用以背其體則流惡而不返故性者善之成功而不善之初幾所自啟也是以君子必致功焉雖然天下之為庚與者吾見亦鮮矣類皆緣利而為惡者也故君子終不責性而責習

吳以罪人犯師昭公二十三年

論者譏秦網之密毒天下以速亡而不知其所自來者久矣吳僻處東夷右書揚子左限五湖當越未併楚未割之之日幅員所界亦云狹矣荒榛未啟困虛未飭蛙居而魚食民之生聚亦云僅矣鷄犬之戰以罪人三千犯胡沈與陳而誘之何罪人之多也不恤其民之寡酷為法以歐之人民習知其上之酷趨以入而弗之避故莊周曰日遊於羿之毅中誠有寓目而皆矍矍與足而皆荆棘者矣唯其法之苛而民不知所避則弗獲已而輕死以干之上益疾其數犯而增益其法以指之輾轉相因而士師之牘不勝削矣周之衰五霸之季尚未有也吳起於荒微而始開其將劉之端為政於中原而慘毒之風遂移於上國吳雖亡而天下之為吳者相踵也六國因之嬴氏因之殺氣起於東南而溢於西北胥九州而一阱沿及於嬴政而毒偏天下非秦之刑也其所錄來者吳開之先也嗚呼若習於危法更習於深文相仍以難文天下者誠有所自滋矣而三代遺直之民憎不畏網罟之加前者履後者踵法類中之而非無名意者天實為之而非盡人之咎哉而非也法之苛也必多為之科條又禁以限天下則天下之得罪者易矣乃民未有安於犯而有司亦畏其拘捕之繁難對之衆差而貽疏漏之罰也於是匿民之惡勿使上聞則一切苟且以權避一時之咎司法者窮而保任之令立矣保任愈嚴膠轕愈固將有窮極極惡死不償罰之辜亦



且互相隱莫之敢發然而終不能盡為閔也一旦察吏糾之寃民訟之讎隙計之則向之犯者連類而他惡率  
露一獄而數十人之積過聚焉則如吳之三千人者得數十大獄而足矣文具繁則證佐廣輾轉多則連累眾  
經年累月枝節蔓繁吏民錯雜點者慮者慢者慢者同歸於辟而莫能理是法苛而民益迷成於察者辭而咸於蔽  
者多也逮其已露而益悔勝敵之末工偷說相乘慮心百變夫豈復有後改之心哉子產曰火烈而民畏之水弱而民  
玩之能知民之玩水而不知民之玩火非知道者也玩水猶免而玩火則已焦矣雖得天下而不能以一朝居上非長  
民之君下非戴上之民也是不欲以之速滅其可得乎故為政之道法不漸寬而漸乎簡簡以易從而吏民之志定  
行可興矣此漢之所以約三章而刑幾措也

囊武殺費無極昭公二十七年

知疾之病人已亟而不知攻疾者之病人深也則謂之下工矣辭焉是故人有元氣國亦有之元氣之受伐害氣干之  
也六淫者人之害氣也卒中於人皮膚先之肢體次之漸深而入於藏則目為之霧翳耳為之聾鳴皆煩狂易而其  
人亦瀕於死矣然病之者害氣之淫刺元氣之旁流而宗核其本也國工於此護元氣而濼濼之俾為主於身中則  
主客之形審而邪正之勢定坐收其盈滂之功而不相構雖有淫毒之餘波亦無從當潤以復入不知其日亡而  
固已日亡矣拙者不然曰淫氣者非毒無能勝也安驅除之功於峻烈之臭味俄頃之閉而淫已除矣乃淫之所宅  
者五藏之奧突也入棲神之宮肆搜艾之威惟其所攻而莫之忌則盡身之血氣奔命以趨毒石而毒石乃為主於  
人身之中則是有毒石而無元氣矣夫毒石之性豈知有所懲而以滋長生理者哉雖欲無弊其將能乎五侯之滅  
梁氏也董章之翦中官也司馬父之誅趙倫也史彌遠之殺韓侂胄也皆以毒攻淫而斃國者也而莫甚於囊武之  
殺無極無極者諧人之尤者耳非如大姦窺國莫之翦而必亡者也諧人之害中於耳目而肺腑未毀為之君者  
猶有權焉諧人者假其威以逞而不能自為鞠凶者也昧者假手於巨姦以攻之構於中而氣移於所攻則權從而  
君尸於上以聽收人之鞠凶而莫之治矣孰謂沈尹戌智勇無極以瓦移耳目之疾於心也抑孰謂沈尹戌忠君在  
上百辟在列不能昌言於廷以正無極之罪而攘生殺之權授之瓦也易無極而瓦則讒與姦之禍亦既較然矣

是國人惑瓦而姑媚之百僚憚瓦而終讎之唯其駘擊之滿而舉國竭澤魚以相奉有言不可於王者乎即可指無  
極以加之曰此固讒人之餘孽也而向者之目督今者之睛亡矣向者之耳黃而今者之數塞矣終使郢王走松  
檣不保而麥黍生悲成死有知將何以質駢費之魄於地下哉故舍國工無可攻之疾舍老成慎重之士無可醫之  
國讒震朕師而聖之者必暴陶也非攻之謂也如其求逞一朝不擇人墓但驅婦以鳴豫則授其驩於伯鯨而舉刑  
尤快矣所畏於震師而必而陶之舉哉

子家羈反昭公之賜昭公三十二年

交天下者雖其實之已盡尤重其名矣交于天下者尚其名之已然弗問其其實矣故名實之用不可不辨也君子不能  
絕天下之交其惡而失己是故別嫌明微於進退辭受之間慎重其名以不輕受天下而匪曰吾不享其實而以無  
媿也且夫天下之交君子與君子之交交於天下豈以其利為重輕哉交者以情也以禮也而後天下之交君子也  
異於輿臺之養受其交者愛之情而可矣酌之禮而可矣則其交天下也雖舉四海之富推而奉之隨首而固有所  
不辭若其未也則亟正其不可受之名而無所依違於其際別託一清白之跡以自全君子之受交天下既惟其名  
之正而不恤其實則以接傾蓋聞聲之傳侶無不繇焉而況其所尊親者乎子家羈從昭公於外如漿飲冰八年草  
次猶父子也公將薨而有雙琥環璧之賜羈度之心受而安焉拜嘉而寶藏之以戴公於沒世可矣如從公羈處而  
而不能歸公於正寢也罪在不道而矧敢受其賜則亦泣請於公終弗受焉耳姑受之待公薨而返之府羈欲辭志  
死其君而欺泉壤之罪其將能乎夫羈之為此以為吾弗利焉雖有受之名而亦何傷嗚呼君子所重愛於已挾與  
生死而不可涅者非此名哉賜之者公而公知其受不知其返矣公不知其返而又將誰返乎君父界之當陸拜之  
奉歸而宿於其家凡為人臣者之受於君亦此為九鼎之榮爾過此以往則寶玉祿精皆糠粃也取九鼎之重舍糠  
粃之輕求以號於人曰吾無染也於以誅天下之崇利而不知情禮者則得矣而君子其孰信之君子之是非即夫  
人之自為心者是也輟轉以飾其初心則叩之心而早已不自信故謂子家氏之內不失己上不肯君吾不信也意  
者以暴其無所利於昭公之迹以告無罪於季孫乎故淹恤規諫於公者莫甚於季而微覆水之收未有泉聲振迅



奪姦臣之膽深謀全量圖光復之功者也然則羈者亦自矜而不剛忠君而不固之具臣耳從昭公者皆廝養之才而羈者亦自矜而不剛忠君而不固之具臣耳從昭公者皆廝養之才而羈者亦自矜而不剛忠君而不固之具臣耳從昭公者皆廝養之才

之返而公亦不成乎其為君矣論者惜羈之不用吾以知其用而亦無能救也

囊瓦以裘馬拘蔡唐二君定公三年

邪而不趨於亂知禁而已矣喜怒者生人之大禁也威福者有國之大禁也人不能無私好國不能無宵人勢之所不能無則亦豈待無此而後治哉不能無私好也得其好而不以喜張之違其好而不以怒張之雖未得為君子而狂悖免矣不能無宵人也宵人之行得而福不淫宵人之好違而威不曩雖未能靖寔歲而禍亂息矣是故君子以禁其心先王以禁其臣惟此之為凜凜焉囊瓦一貪人耳貪人之於利也晰則得失多寡之數其所可寸度而銖稱者也貪人之欲得也其情必靡以柔則氣無久亢而志亦易移矣一裘一佩二馬之區區者疇三楚之令尹而待此以為富乎養唐蔡以為外府外廩之資月有歲有饋三年之所獲夫豈僅此而虛拘其君以虧幣玉之入瓦之智孰謂其不能辨此哉吾知瓦之於此以貪始而非但以貪終也欲崇其威而已矣威之未克崇則又崇其怒而已矣怒崇而威福抑操於其手則利之多寡亦其所不暇計而後於必得信以求贏雖他日者亡令尹之位失三楚之富乃至宮室燼寶藏分妻妾舍於句吳無論其不早計及之也抑計及之亦且有倒行而快其一旦者也故濟貧者怒也取貪者亦怒也匹夫求怒以逞搶首博膺呼天誓鬼撞釜裂裳卒不知其所自起而莫能載者貪移於怒也怒而乘權則威也乘權以貪則威也長國家者繼芬之不給闕人以自困困人以自困亡人以自亡禍幾發而不謀所以收者貪移於怒也嗚呼私好行而士行刑官邪啟為已甚矣其氣未盈而戢之以不趨於怒則狂房猶有所慙也夫位未授大權未操散以于人而不任威則怨毒猶未有深也貪以貪終而害亦不長畏其移而已矣明主之慎持其威如修士之重德其怒則瓦之在國亦如齊王色貨之好奚必其不可從命而治哉故曰知禁而已矣

關辛闕懷定公五年

心之所靖者理莫之違也故書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言自靖之即可以獻也乃將靖之於孤至之心乎抑將靖之於其白之心乎幸而值人倫之順孤至者無不白也則惡容以不可共白為疑即不幸而值人倫之變孤至者無不可白也則亦不必以不共白為疑乃有尤不幸者存或父為君之逆臣如李璣或父為君之仇讐如觀從關辛白於此則傷於彼而但稱心以自致其可乎曰此所謂必以不共為疑而以靖天下後世之心為自靖者也夫觀從者則既遠天經亂人綱而不得為孝矣無已為闕辛乎之言曰君討臣誰敢備之君命天也殆乎其可矣乃繇辛之言而求辛之心以質天下後世之心夫必實有天者存而信其君之不可備乃以如茶忍痛置其父之死而不救恤夫辛之心而能然與否也我不敢知雖然天下後世固將有以窺之矣昭王返而論功三楚之義士遠巡而不受以旌其志者申包胥也包胥且無求而辛獨有求則天下後世之心蠅蟻流涎含涕於辛拜命之日而辛獨安之則則辛之所安殆猶夫藉棘薦而履薄淖亦奚以靖哉使舉斯心而獻之於父父即受之而辛何以將之也辛於此殆與鬪懷而幾無別矣辛即有以天事君之忱終無以自解曰吾非以利殺故舍親而急君也懷即有為父報讎之忱終無以自解曰吾非害則來之而利則就之也乃使子西者流操論以乘後懷且安之懷忍詢蒙恥以安則辛之安之也詎非忍詢蒙恥以安之也乎唯懷忍恥而受辛猶有同汚而不覺也使懷激於子西之言而辭其賞則辛將何以對懷而抑何以對天下後世之為人子者乎質之子西弗白也質之包胥弗白也質之觀從亦弗能白也辛一信其心而其所安者即其所危然則履人倫之尤變幸意以行而非誠有其德則雖有善焉而非可據以自靖者豈徒以靖其孤心哉

王孫繇子詰子西定公五年

說者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是則有非常之人而非非常之功起矣伊尹而佐啟可以為桐宮之放乎周公而得與康叔聯季同尹王室可以興破斧之師乎是非常之人固未可求非常之功而致之也文王以道而安於囚孔子以命而遷於去不挾聖以行權聖人之所以至也有非常之人而不立非常之功則不必非常之人而時在非常雖欲守經而不得則非常之功固可起而又奚疑焉霍博陸杖梁公子肅繇繇此其選矣非常者時也時則有常不常而人則無常不常聖人者亦猶是恂恂之孺子莊莊之士耳介乎時之所不可避義有尤重則情有尤摯捐軀命忘



宗族以趨其千金俄頃之幾而名之榮辱世之褒譏舉非其所恤即所謂非常之人矣事異時移功不漸成而或操清議以糾其後此流俗之論所為齷齪而不足道也子西脾漫之事夫豈王孫子之徒所可能哉不肖者重忘其身而輕忘其名賢者輕忘其身而重忘其名至於忘名而身之不繫其念久矣彼繇子者聞而受刃於背介然之忠愛固不可訾其非忠愛也而以擬子西與服保路之事則大小難易之不侔殆猶孤燭之炷絮九微之炬與傅子西而當雲中之難吾知其能為繇子也何也其忘身以捍患者均也傅繇子值脾漫之時則固不能為子西也何也忠未自信於已固將胸縮而不敢居也子西者社稷之臣也繇子者君之臣也故宮殿君竄國人疑廟社無主社稷為重君為輕正此時矣夫議者徒以子西之非其人耳孤至之誠天紫之寸心之靖性安之伊周之聖精此心而充之也曲能有誠奚必溪澗之非水而孤岫之非山哉待亮舜而垂裳則趙武靈之服可毀矣待孔子而贊經則嬴秦之書可焚矣人未至於聖而聖亦但盡乎人是豈奮俄頃之氣犯難忘死以誇之終身者所與知邪繇子感氣以相詰而子西弗辨非子西之辭窮也心安志正固不屑與悻悻之夫爭也

駟歇殺鄧析定公九年

道一本而萬殊萬殊者皆載夫一本者也故道亦非獨崇也法亦非獨卑也生亦非獨貴也殺亦非獨賤也法載道法亦崇矣殺載生殺亦貴矣夫奚以載之哉載之者人也人奚以載之哉載之者德也德之載之也非徒其議法之中固夫生天下之心也德之周流浹洽充乎道之所至而德不勝乃以時制為法殺天下而不必回護其生之心然後任天下之險阻思怨而無疑且尤有較者焉臨法而議寬之則必其終身之行不待寬者也有待寬之行而不為者也已所未免而倖其不觸以糾人而置之不赦則且使施之已而已必憚乃以其所憚者而憚人不愧法而媿人矣媿法者法之所不假也媿人者人之所不容也嗚呼三代而下議法之士能以仰質君師俯臨人而疚不業於心者鮮矣鄧析之所以終不保其要領也夫知析之所以見殺則駟歇之殺之不為濫矣駟歇之殺析為不濫則歇用析之竹刑亦一析焉而又奚殺析乎析有必殺之實歇奉夫人之疲惡而誅之左氏不審引甘棠之恩而為之

惜將古今而更有一舞智導訟之召伯邪夫歇之罪在用析之竹刑而不殺析舍其大疚而責其小忿則左氏之讖歇又一歇矣歇惟不用析之竹刑則殺析可也姑弗殺焉猶之可也歇用析之竹刑而殺析是一析也歇用析之竹刑而不殺析則是析為訟魁而歇且為析之魁惡烈於析矣或曰刑法者道之所賤也以小人之智任之而已足矣待君子夫取生人之膏血妄請假詭貪猾之吏師乃以高自標置於議道不議刑之名道有所不備而待匪人矣禍仁義者非此言而誰歸

孔子相夾谷定公十年

日之於火也雲之於煙也雷霆之於鐘鼓也春煦之於蟻之溫也秋清之於是之涼也心喻其不可以論而名言之不得然而目化於光影耳化於震動體化於受以適矣並其天而化之匪徒人也故大德者必有得矣大威者必有畏矣心之所不測口之所不宣非身承之孰與知其際哉夫子相於夾谷之會卻萊丘折要盟拒野饗其詞則既載之傳矣是其文詞足以警齊侯而必服邪乃使或以其文詞為文詞而未能必齊之警也意者其有將之者乎則辭氣乎然即有以夫子之辭氣為辭氣者猶未能必齊之警也意者其感儀乎乃抑即有以夫子之感儀為感儀者猶未能必齊之警也至是而知聖人之涯量如天險之不可升矣撰之為文詞出之為辭氣修之為威儀有光有色有聲有氣火得似日矣煙得似雲矣鐘鼓得似雷霆矣蟻得似春而差得似秋矣光色聲氣之中固之充而發之鳴者天下乃於是而窮施之光而赫然蒸之色而油然動之聲而隆隆然吹之溫而融融然噓之清而瑟瑟然乃即以文詞求之而天下必無有能如聖人之文詞也以辭氣求之而天下必無有能如聖人之辭氣也以威儀求之而天下必無有能如聖人之威儀也其哉聖人之神耀也雖然神不可知而學者亦何以知之乎日惟誠明故不如天之倚於木雲唯誠舒故不如煙之縹於火雷霆唯誠震故不如鐘鼓之待於杓春唯誠溫秋唯誠清故不如蟻之待於葉之倚於木雲唯誠舒故不如煙之縹於火雷霆唯誠震故不如鐘鼓之待於杓春唯誠溫秋唯誠清故不如蟻之待於葉誠智勇誠勇耳目明而餘者非賄也容色粹而餘者非頹也手足莊強而餘者非冥以姜也氣令而血共性令而氣共命令而性共肌膚榮衛壹至仁大義之浹洽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外無天剛柔之外無地仁義之



外無人聖人者人之盡者也即是以思之而大德之得以天下大威之畏以天下名言之窮而心惡乎不可喻哉立

夾谷之會於羹牆而觀察聖人之氣象許之曰善學可矣

董安于請死定公十四年

可以成名未可以靖心可以靖心未可以居道居之於心而靖之於道者其至矣夫雖然亦難已有見於道而得之者見天下而當事或有不見也見萬世而一時或有不見也君臣父子之倫亦博矣一槩而取天下萬世廓落通共之常道冒之以為規板則富貴賤生死之交亦宏闊而唯其所居成乎道之名而反求於心則若幕中之視日而不如露處之見月也於是有心之士憤其拓落亡實而一以其心為據固有舍富貴而如望澤安死亡而若藉裊者矣天下之公義不足為其義也萬世之恒經不足為其經也乃天下之義萬世之經豈有與吾心之必靖者如冰寒日暄之不相速哉封其心以求靖而見道之違吾心豈其道之違心乎亦心違道而已矣董安于之為趙氏謀欣然以其死而謝趙氏之責當晉陽始禍之日已決策於必死而不待梁嬰父之譜也可以無死之日而必期於死未嘗有可死之事而故為死之謀經歷歲月而弗改其初心以成乎必死非特一旦之慷慨也繇晉陽舉起之初迄智氏來討之日固將視天下之春非其春秋非其秋而以白日為長夜矣固將路人以視其妻子朽腐以視其形骸舉天下之可樂可哀者莫能動其一念之低回矣夫安于而奚其能然也一奠其心于趙氏之必存而據此以為靖也如春蠶之成功在績而倖鑽湯之速加也嗚呼心之為用出入於死生而不迷亦可謂天下之至勁者矣然而獎亂者安于也成專晉之謀者安于也啟分晉之勢者安于也人莫貴於生而安于以其心抵鵠人莫惡於死而安于以姦亂而安于以姦亂而質其肝膽墮天下之公義裂萬世之大經所求非榮所執非利而安于亦奚榮此而為之哉故靖於道者而後可以居心而不喪靖於心者乘乎心之動而不能與道為居游使刺客之流夫豈無心而忘去之為天下修心無道焉故爾貴道而不貴心則於道非心貴心而不貴道則於心無道君子之以撫心而求靖者亦道而已矣用心而不恃心斯得矣而猶未也凝道於心而心即道則恃心可矣不必更慮乎道也然則其要果存曰真以居之仁以守之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富貴賤生死之天則生於心而心一無妄君子之養其心者大有功也故

道不冒心不私名不幸成以貞天下萬世而不恃則靖心也即以靖道也莫慮夫心之封而道之闕哉

伍員諫釋越 哀公元年

進諫於君者有二事焉奉大義以陳詞而非君之知所及也因君之所能及者以牖之而非義之所在也故拂君而匡以義則柄鑿之方員相梧降義以就君則尋尺之枉直相質言之切而事不救貞士直臣之所為引吭而悲也而伍員之於夫差也則幸不然矣驟而與世主言利害也則易言道義也則難道義不足以動之而後以利害之說進弗獲已而屈貞士直臣之本志託於利以儲其義然且君子慮之恐其沈於利而義隱也若夫差抱樞李傷指之慟立廷而呼飲泣而唯唯未能必其果有純孝之心而夫椒之役則固含義憤而非以利興矣君親死於越人之刃豈甲楯五千困保會稽之能償其巨痛哉宰詬納賄而介之成夫差志盈而初心改矣然斯時也去立廷之呼飲泣之唯無幾時也初心乍移而故未忘也則君父大讐必報之義豈夫差知之所不及哉刻髓剖心而識之夢寤者雖乍移之猶懸諸其眉睫而宰詬之邪說方交戰於中而未定也乘其未定之際急提其初心而重獎以終礪之夫豈遠乎夫差其固有人之心矣取之肺腑而獲之速也夫差而遽盡喪其人之心乎即以其含血飲憾之苦折其方張之懦逸夫差抑無挾以拒我也而員不然舍其義較其利舍其已知已能之義較其或然或不然之利君可直而我引之以枉諫本易而自趨於難坐遺其大義之必伸而授譏人以字小棄利之虛名太阿倒授而欲刺焉必不得已蓋員者一功利之士且不死其親而誓其君黨於賊以成其弒則胸之所居念之所趨不知仁義之為何物也素矣惡能以其美而成君之美哉唯君子之於仁義也野之如江河之流則川澗之可受者隨注而盈故天下之善於是而成焉言之所以有公道之所以速化也豈一日之辯介故天然之忠所可與於斯

公子郢 哀公二年

動人於子孝臣忠之故言固有所不得而盡者矣非各於告也盈而無待者性之體也微感而通者性之幾也苟其為未極於性雖乍蔽而疑乎觸其一端而推以全體矣析其大節而破其密理矣而如已椽而喪邪則將痛哭之而祇如談笑瀝血悉數之而祇如殘瀋幾何幸而不過以自危即無自危而先已自辱夫君子奚而為椽性之夫辱哉劇



賸之遂南子逐之非靈公之志也公謂公子曰余無子悲哉其言之乎知郢有辭之心而申命之於南子之側郢曰君夫人在堂君命體辱靈公之心而以折南子者靈公雖死家雖亂國雖傾固已戴郢之志意於泉壤矣靈公費夫人矯命以命郢曰且亡人之子輒在疑於啟南子以立輒也雖然郢豈以啟南子之立輒而獎輒以立也哉郢曰若有之郢必聞之固已明君衛者非靈公之命而不得矣郢不得命而輒得命乎當時之論者猶曰不以父命廢王父之命王父奚命哉悻悻逆臣之所矯而以誣王父爾郢之稱輒曰亡人之子則輒猶是亡人之子有亡人之子在而不更有亡人乎目言之曰亡人之子亦有合於夫子正名之旨矣甚矣郢之言簡而意深也有亡人之子輒在則固舉國而聽之輒也聽之輒則迎漸以歸華淫人之矯命申先公之隱志者非輒事而孰事邪故郢初不曰亡人之子輒宜立也引君臣父子之大倫宗社廢興之大故舉而委之輒也郢所幸者輒而猶有人之心舉大權以屬之而伸其志爾而孰虞輒之陷溺而不自振乎乃郢已舉而委之輒而郢之事畢矣過此以往奮而合於道輒之事也沈而陷於禽亦輒之事也伸靈公之抑於悻悻者而核除其心輒之事也白蒯賸見陷於戲陽速之誣而以告無罪於先君者輒之事也欲於速立復於忘親盡於妖狐之黨而誣王父以拒父者亦輒之事也咸輒之事而郢固可聽之矣無能復為之謀矣郢力白靈公之無改命而借已之辭位以警輒之不宜立所謂析其大節而密理無難破也正名之曰亡人之子子以亡人重而即以明亡人之子為尊論之所析衷警輒而使得行其志所謂觸其一端而全體不搖也與人父子之間如是馬止矣疑其不足以感而盡言之馬言激而身危言瀆而身辱取漢禽潤鹿而諄諄然詔之未有不為天下笑者也而況其為他錫之與豺虎乎嗚呼性之已極則賢者不為能之盡其理智者不能為之盡其謀直者不能為之盡其忠陷於禽獸而莫之救如之何其弗懼也

李康子命正當無死 哀公三年

妨性其甚於從欲欲有欣有厭欣者好之淫也厭者惡之淫也浮動淫流各赴其所之而不返故有欣於富貴者馬即有厭富貴而欣於貧賤者馬有欣於生者馬即有厭生而欣於死者馬是其氣之濃淡質之剛脆參差不齊而可浮動以欣而淫流以厭則涉者亦濃剛者亦脆若所稱王倪齧缺子州支父之屬當有道之世而以貧賤為欣雖堯舜之君是樂之友而厭之也如溽暑之宿肉非其固能澹也無以處夫富貴則厭其所不堪而以繩樞雞鶩為自藏之樂也夫人苟無以處之而厭此以欣彼則豈徒富貴哉脆於盡生之命而剛以趨死者亦取之俄頃之浮淫而已足季孫有疾命正當以無死則匪季孫命之而正當必死矣非有命則必死則當時之寵臣勇於從死而名不足登於史冊者歟矣秦穆之以人徇也子車氏稱良馬而臨穴惴惴猶非子車氏之所欣也逮其流風之漸染遂有以死為投贈之資欣然擲其肝腦於解衣推食之恩而莫之吝者此不為天下之至剛者與而孰知其脆已甚乎何也所死者解衣推食之恩則情靡於溫飽而往再極矣且其為君之寵臣而寵者沒也則與反俱寒與煙俱散勢謝權移雖生而無以處其生故逆計他日之凋零生其大厭而引決於一往是其弱不自植之情尤為不足道矣嗚呼古所謂豪傑之士者亦力為其難耳為其難則欲愈澹而志愈篤為其難則氣愈剛而物愈無所待遇富貴而取富貴即其遇貧賤而處貧賤者也進有以仕而退有以學也遇必死而處其死即其遇可以無死而處其生者也如茶而如飴乃以在亡而如存也與灰俱寒不滅其星星之火與煙俱散不蕩其赫赫之聲勢謝而道定胡生之可厭而存再無聊以取適無聲銷影滅之捐愁於終古哉若夫懷者德也慕者義也能以其德懷君父高深之德而審其義果為天經人紀存亡之幾而後以身殉之也孰與勸之而又孰能沮之哉夫然而生從道也死從義也富貴從治也貧賤從學也醉飽藜藿之恩望望然而去之久矣奚況死哉

吳徵百年 哀公七年

舜之君是樂之友而厭之也如溽暑之宿肉非其固能澹也無以處夫富貴則厭其所不堪而以繩樞雞鶩為自藏之樂也夫人苟無以處之而厭此以欣彼則豈徒富貴哉脆於盡生之命而剛以趨死者亦取之俄頃之浮淫而已足季孫有疾命正當以無死則匪季孫命之而正當必死矣非有命則必死則當時之寵臣勇於從死而名不足登於史冊者歟矣秦穆之以人徇也子車氏稱良馬而臨穴惴惴猶非子車氏之所欣也逮其流風之漸染遂有以死為投贈之資欣然擲其肝腦於解衣推食之恩而莫之吝者此不為天下之至剛者與而孰知其脆已甚乎何也所死者解衣推食之恩則情靡於溫飽而往再極矣且其為君之寵臣而寵者沒也則與反俱寒與煙俱散勢謝權移雖生而無以處其生故逆計他日之凋零生其大厭而引決於一往是其弱不自植之情尤為不足道矣嗚呼古所謂豪傑之士者亦力為其難耳為其難則欲愈澹而志愈篤為其難則氣愈剛而物愈無所待遇富貴而取富貴即其遇貧賤而處貧賤者也進有以仕而退有以學也遇必死而處其死即其遇可以無死而處其生者也如茶而如飴乃以在亡而如存也與灰俱寒不滅其星星之火與煙俱散不蕩其赫赫之聲勢謝而道定胡生之可厭而存再無聊以取適無聲銷影滅之捐愁於終古哉若夫懷者德也慕者義也能以其德懷君父高深之德而審其義果為天經人紀存亡之幾而後以身殉之也孰與勸之而又孰能沮之哉夫然而生從道也死從義也富貴從治也貧賤從學也醉飽藜藿之恩望望然而去之久矣奚況死哉

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為道者也語相天之大業則必舉而歸之於聖人乃其弗能相天與則任天而已矣魚之泳游禽之翔集皆其任天者也人弗敢以聖自尸抑豈曰同禽魚之化哉天之所生而生天之所殺而殺則是可無君也天之所哲而哲天之所愚而愚則是可無師也天之所因而有之天之所無因而無之則是可無厚生利用之德也天之所治因而治之天之所亂因而亂之則是可無秉禮守義之經也吳人徵百年子服景伯無以自免於非禮而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景伯知棄天者之必棄於天將自以為與聞乎天道矣因而與之以速其亡此所謂天之所亂因而亂之者與昔者叔向司馬侯嘗用此以驕楚矣楚驕以敗而晉亦

王船山經史論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下



胸以弱則何利乎人之敗而徒自弱哉夫天與之目力必竭而後明矣天與之耳力必竭而後聰焉天與之心思必竭而後睿焉天與之正氣必竭而後強以貞焉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猶將生之天之所愚猶將哲之天之所無猶將有之天之所亂猶將治之裁之於天下正之於已雖亂而不與俱流立之於已施之於天下則凶人戢其暴詐人斂其姦頑人戾其愚即欲亂天下而天下猶不亂也功被於天下而陰施其裁成之德於匪人則權之可乘勢之可為雖竄之流之不避怨也若其權不自我勢不可回身可轉生可捐國可亡而志不可奪雖然天亦豈必以我為匪人之餌飽彼而使之勿脫於鉤哉故魯以不用百半亡猶不亡也況乎其未必亡也景伯以不用百半亡魯猶存魯也況乎其未必魯亡也以夷而擯吳乎則何如其無會與若謂吳而猶是周室之懿親也天棄之任之而弗治猶弗忍也矧忍成其惡以極使必亡哉任天而無能為無以為人助天而成其亂抑非以任天人道廢而窺天下之禍福以為機阱故小人之視天也日見其險阻而不知其平康也夫叔向司馬侯之流無論也景伯者學於聖人之門者也而志趨之卑識力之弱亦且不免其哉習氣之陷溺雖賢者而莫能振也故孔子思狂士唯其脫畧流俗之機智以崇其志言馬耳

公山不狃故道吳於險哀公八年

過而能悔悔而能改君子之上修也雖然有辨子之稱顏子曰有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復行者易事之辭也事變之無方寧必前局之未竟須竭力以反其故哉故善悔者不悔其過而悔其所以過善改者不期反之以揜其過而改以後過之不再一過之愆而終身之警觸類旁通不臧矣不善悔者知其過而不能自悔也不善改者已成乎不可反之勢而欲矯之以反也於是左入於葛藟右困於株木煩冤錯繆大敗而小收之昔之過於彼者已過矣矯今之未過以揜昔之過而又過於此矣如河之東決方陷東邑而為墟乃復障東流而決之西翼以殺東邑之橫流而西邑又陷前無能壞而後又其馬則公山不狃則已不狃怙私邑以亢魯其於魯也罪成乎不赦矣乃其所以陷於亞者事是君而弗能私以求逞其志也去而事吳尋其奔貨之絲湖其陷惡之故能自有馬則惟忠以事主之猶可救沈溺於末流也豫讓悔范中行之末報而併其志於智伯魏徵悔元武之末死而篤其忱於貞觀若二子

者不悔其覆水之流而改之於更弦之調許之遷善焉可矣乃不狃方事吳而志又移於魯則其所以事吳者猶事魯也導吳於險惡足以備叛魯之德哉已決於東而又決於西無所往而不為滔天之橫流然則不狃奚悔乎悔者所以甚其不知悔也昔者得志於魯而不逞於魯今者得志於吳而抑不逞於吳吾知令不狃之得復歸魯而所以亂魯必又如其亂吳也今觀不狃之言說稱君子懷宗國習於禮而思致於用亦既異於叔輒之怙惡而不悛矣乃隱其宗國之惡焉正也辭而無與其事可也巧為吳用而隱為魯庇心愈勞事愈謬天下雖大且將措手足而無所容覆不若叔輒之直情而徑行矣則其哉悔過者之不知所悔有如此夫悔不忠者遷於忠非以前日之君也悔不信者遷而信非以前日之友也改之一旦如雷之奮起於地中昭蘇萬物而無所回護斯以為善學顏子者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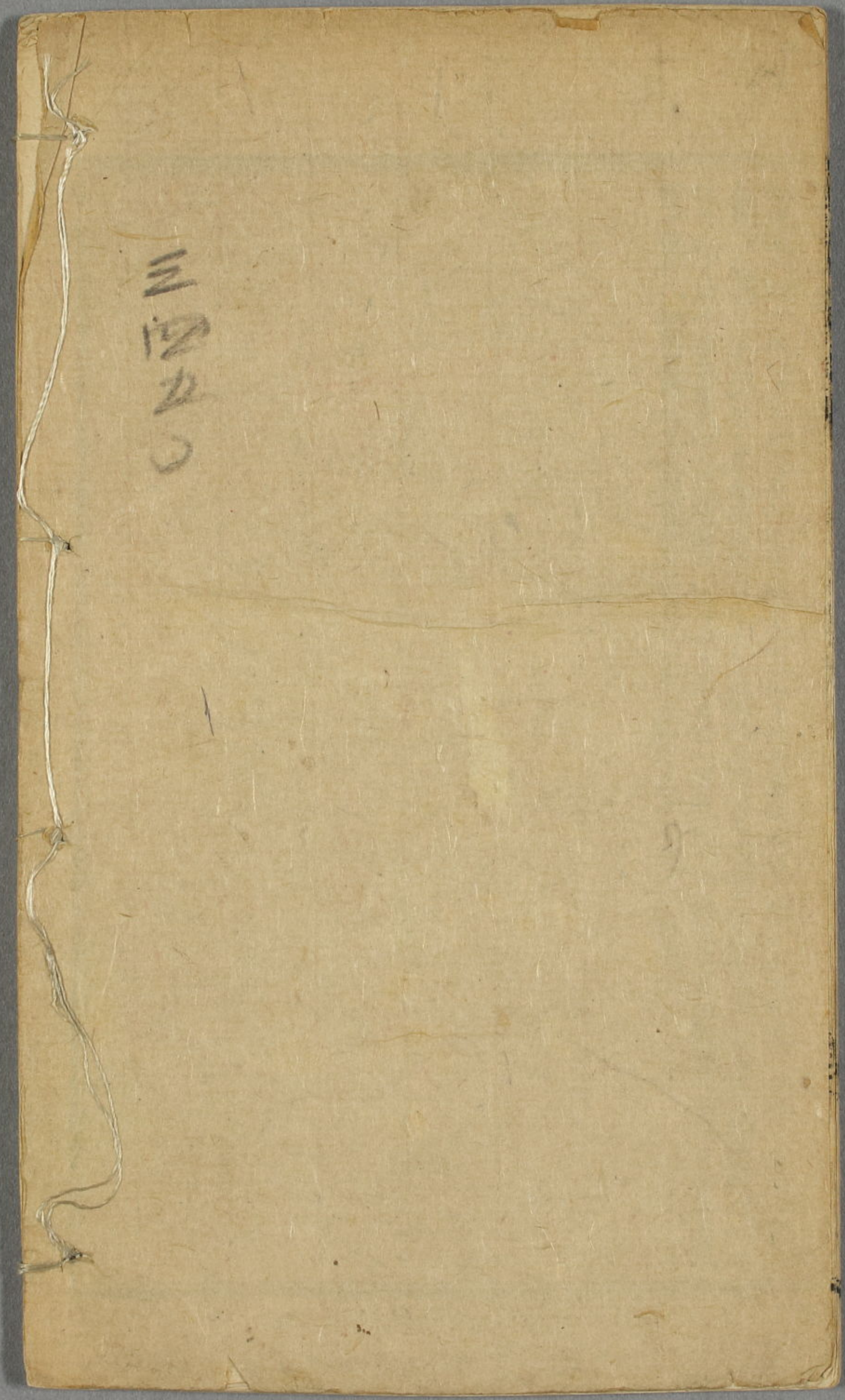
冉有訪田賦於仲尼哀公十一年

君子者正天下之疑者也疑於善與始猶其未善與則進而訪於君子得一言而折衷其從違而即毅然以必為而必去若火之蘊崇於積炭之下發其鬱而焰已升也君子所樂以其正待天下之疑問唯此之為無吝矣若夫知其必見可於君子也勿待問也而猶問焉則是欲暴其是於君子而邀君子之贊譽也夫挾一得之磨磨而取必於君子以為之譽君子固不為其所邀矣矧夫知其必不見可於君子也勿庸問也而抑問焉是其欲屈君子以從己也不則欲引君子之辯而以利口窮之也夫君子固不為之屈而亦惡屑為君子之辯以滋匪人之利口哉斯二者皆自絕於君子而君子固弗答焉季氏之欲用田賦此不問而知夫子之必不見可者也再有不審賢賢然而亟為之訪三發而不置自悛情言之此魯之所繇以興替民之所繇以死生聖人知不可為者也則何愛一言而不以救垂堂之墜乎即勿聽也民死於季氏之政而生於夫子之言亦詎不可以自盡與然而夫子必弗之答非聖人之僅不欲為小人辱也夫聖人亦如天而已矣天無絕物而物有絕天物絕天而天又奚勞邪且使夫子而正告以不可也季其悛乎季之弗能悛也非處心積慮之久而以取必者乎弗能悛而必訪訪而不可則比匪之黨利口譸起而與夫子競其短長矣羊鹽鐵之論所謂徹文學之舌亮賢良之管而益其孽辭也夫小人之詞豈足以窮君子哉然而操一相窮之心則苟可以逞而猶為之一掉也大輅之馳而柴車之競明燭之輝而管燭之爭測見寡聞者之何



知或且一彼一此以左右袒於義利之交則言愈長而是非愈紊故曰聖人猶天也天不能競虺蜴之毒爭虎狼之暴而亦姑聽其自己則聖人亦奚屑與淋冒之小人咸輔頰而趨於末哉身即道故愛身以愛道言即教故慎教以慎言天下窮而君子泰泰以息其道教乃以揭日月垂萬世而無敢以其辯說參焉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萬若禹若不喪於己無然其覈於為也服羣陰之方長而不失大觀之在上之哉莫之能尚已





123